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377

松源崇嶽禪師語錄

(參學) 善開・光睦・普巖・師肇・道巖・了能 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1377-A 松源和尚語錄序
  - No．1377-B
  - No．1377-C
  - 目次
  - 平江府陽山澂照禪院語錄
  - 江陰軍君山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 無為軍冶父山實際禪院語錄
  - 饒州薦福禪院語錄
  - 明州香山智度禪院語錄
  - 平江府虎丘山雲巖禪院語錄
  -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 開山顯親報慈禪寺語錄
  - 秉拂普說
  - 法語
    - 開示
    - 示譙寺丞回庵居士
    - 題梁光遠居士法語後
    - 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
  - 頌古
  - 贊佛祖
    - 釋迦出山相
    - 無量壽佛
    - 觀音
    - 九祖
    - 維摩
    - 達磨
    - 龐居士
    - 臨濟
    - 金華聖者
    - 大巔和尚
    - 應庵師祖
    - 密庵先師

- 芝山智默長老請贊密庵先師
- 能仁光睦長老畫師頂相請贊
- 雲居善開長老請贊
- 道巖首座請贊
- 師肇首座請贊
- 師警維那請贊
- 希璉書記請贊
- 大成藏主請贊
- 文蔚侍者請贊
- 惠文伯居士請贊

◦ 偈頌
- 送悟藏主還姑蘇(靈隱笑庵和尚時在西烏巨山)
- 題張直閣亦庵
- 題先登齋
- 送聰首座之弋陽兼呈陳郎中(蒙庵和尚時在徑山)
- 栢庭永和尚出世天禧以頌寄之
- 孟知府令嗣求法名興福
- 興密
- 孟府判令嗣求法名興璞
- 興一
- 興祖
- 示惠文伯宣義二偈
- 示如理道友
- 題張四直閣容庵
- 題王子庸上舍實齋
- 山居
- 惠康伯宣教請陞堂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只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曾題否拙云不曾沙云無事題取一篇好因說偈
- 送琉書記還長樂
- 題金山郭璞墓
- 送光長老住顯親
- 送鹿野珍禪友還七閩
- 送謙侍者還鄉省親
- 示智弼禮混源塔
- 示丁都院
- 思齊化士
- 示葛都院

        - 贈蜀中李道士
        - 尤氏玅蓮請普說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因說偈
        - 鞔法鼓求頌
        - 送普岩維那
        - 正現上人遊廬山
        - 雲翼書記歸鄉
        - 林上人歸蜀
        - 三衢椿監寺修造佛殿
        - 白牛接待
        - 示如淨禪人
        - 茶湯會求頌
        - 福州黃檗送廣州化主
        - 黃檗送茶化主
        - 送泉州化主
        - 衢州祥符僧堂帳化士
        - 示汪居士
        - 南侍者還莆陽
        - 孜侍者行乞
        - 且侍者持鉢
        - 接待
        - 超禪人持鉢
        - 祐水頭
        - 鹽街坊
        - 尹山接待
        - 送化主
        - 題寄巢
        - 題有餘齋
        - 源上座秉炬
        - 欽首座秉炬
        - 遹藏主入塔
    - No. 1377-D 塔銘
    - No. 1377-E 跋
    - No. 1377-F 後序
    - No. 1377-G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77-A 松源和尚語錄序

宗師提唱，各有語錄，叢林故事也。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祖師西來，單傳直指，果何取於言語文字之間差乎？道一而已，或語或嘿，何間焉？宗門諸大老說法，如雲如雨，後之學者，因其言而有省者多矣。且以近事觀之，多福一叢竹，是寶覺之悟門也；東山水上行，是玅喜之悟門也。玄沙之語，靈源叟得之而悟；汾陽之語，甘露滅得之而悟。機緣感發，箭鋒相直，又奚有語嘿之異哉？

松源禪師道眼孤高，具正知見，一盆去就，為諸方重輕者三十年矣。師既歿，其嗣惠足會稡其平生之言，　黃龍一翁禪師又撮取其玄要，集為一編。予嘗諦觀，自顛至末，無非提持佛祖向上之機，為人至深切也。予久從師遊，其為人天恣純篤，造詣端實，接引後學，一以本分見成公案，未嘗以詞色假借衲子，盍專意於荷法而已。

嗚呼！佛道陵夷，得　密菴之髓以壽楊岐正脈，非師其誰歟？或問曰：禪師千言萬句，莫祇是發明箇破砂盆消息麼？咄！無孔鐵槌。

　嘉泰三年十月　　回菴　譙令憲　謹序

No. 1377-B

松源和尚示徒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賊贓已露，學者不解勦絕其命根，返記剩語，殆成巨秩，攜入龍峯，請為編次。予竊諦觀，破砂盆遭其凌蔑，痛的的地處克由忖耐，雖欲掩藏之而不可得，然家醜外揚，三十年後當必有為雪此屈者。嘉泰三季癸亥重九日，住黃龍山法弟比丘慶如謹書。

No. 1377-C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點檢將來，漏逗固已不少。是以德山・臨際一棒一喝，直欲喪盡己靈，茲豈容擬議以豪髮間隔於其間哉？近世宗師，情解俱亡，言語路絕，負荷佛法而能覺悟後學者，微松源老人，其誰與歸？

松源於予有交游之舊，自言出家未受具足戒，從應菴華公有所契入，後從木菴永公・密菴傑公。及徧參知識，雖屢有省悟，然猶以未能脫灑為疑。如是者又不知幾年，刻苦自厲，至忘寒暑。一日，留道場全公席下，驀有所得，疑網盡除。時全公緣化出外，數日而

后反，亟欲求證，先眾入室。于時全公機鋒不輳，松源詈言而出，即挑包過鳳口謁密菴。未及語，密菴云：且喜大事明了，吐露即不堪。松源於是歸堂憩息。
其去道場也，有偈云：
當頭一著沒諝訛，去住還如水上波。
有意氣時添意氣，從教平地起干戈。
後自澄照至顯親、報慈，凡住院者八。予見松源無恙時，樂稱參學弟子光睦與大純、惠足。今惠足以其師語錄來求序，因為紀其師得道之本末。予獨恠黃龍如公，既明明知得松源開口不在舌頭上底消息，便合將此剩語屏置影滅跡絕處。今乃與之編次，外揚家醜。予恐它日鈍置松源者，在黃龍無以逃其責。
嘉泰癸亥臘月八日　　汲郡孟猷後序

目次

序三則
卷之上
平江府陽山澂照禪院語錄
江陰軍君山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無為軍冶父山實際禪院語錄
饒州薦福禪院語錄
明州香山智度禪院語錄
平江府虎丘山雲巖禪院語錄
卷之下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開山顯親報慈禪寺語錄
秉拂普說
法語
頌古
贊佛祖
偈頌
塔銘
跋

No. 1377
松源和尚語錄卷上

平江府陽山澂照禪院語錄

師在靈隱首座寮受請，拈帖云：殺人刀．活人劒，祖令當行，以此為驗。
拈法衣，云：黃梅夜半，大庾嶺頭，咬定牙關，牽犁拽把。為什麼如此？禍不入謹家之門。
指法座云：諸法空為座，行則與諸人共行，坐則與諸人共坐，是汝諸人還見須彌燈王如來麼？且看起模畫樣去也。
陞座，僧問：黃梅夜半則不問，把拽牽犁事若何？
答云：佛手遮不得。
進云：恁麼則杲日當空去也。
答云：揑目生花。
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豎起拂子。
進云：若然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
答云：點即不到。
進云：不是瞎驢真種艸，如何紹續此門風？
答云：到即不點。
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意旨如何？
答云：咬定牙關。
進云：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又作麼生？
答云：開口見膽。
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答云：切忌隨邪逐惡。
進云：未審新澂照又作麼生？
答云：鐵旗鐵鼓。
進云：豁開三要三玄路，把定乾坤更有誰？
師云：錯。僧禮拜。
師乃云：摩竭陀國已涉繁詞，少室峰前遞相鈍置，便乃承虛接響、棒喝交馳，顯大機、明大用，覿面提、活鱍鱍，得失俱喪、是非杳亡，倒用橫拈、當機有準，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葢天葢地。所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句無私，全彰寶印。雖然如是，猶是半提。且道如何是全提時節？卓拄杖，云：青山不鏁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又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
師云：箇一條路踏著者，便知二老漢也要把手共行，未免各自奔前程。新澂照逢人即出，出即便為人，不將佛法作人情，且看于今甚時節？喝一喝，下座。

入院，指三門云：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八萬四千法門盡從此門而入。喝一喝。
入佛殿，燒香，云：文殊乘獅，普賢乘象，迦葉擎拳，阿難合掌。且道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咦！遂禮拜。
判府大卿度疏，師呈起，示眾云：靈山付囑底清淨大解脫無盡藏三昧門總在箇裏，還見麼？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據此座而全提正印，歷代宗師據此座而說大脫空。且道今日合作麼生？多虛不如少實。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兩宮皇帝祝延睿算。恭願堯風永播，舜日長輝。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殿撰、右司・宮使、判府大卿、諸位貴官，資崇台算。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更不囊藏，直為前住徑山、後住靈隱密庵大和尚爇向爐中，一任天下衲僧敲塼打瓦。遂就座。白椎罷，乃云：第一義諦一椎擊碎了也，莫有不甘者麼？
僧問：纔到陽山艸木春，森羅影裏絕纖塵，豁開戶牖當軒坐，永日寥寥賀太平。祝　聖開堂，願聞法要。
答云：天長地久。
進云：更把少林無孔笛，迎風吹起萬年歡。
答云：許由不洗耳。
進云：如何是陽山境？
答云：有眼者見。
進云：參差松竹煙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
答云：引不著。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答云：儞向什麼處去來？僧便喝。
師云：箚。僧禮拜。
師乃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祖佛之源，古今不易。靈然獨露，透色透聲；坐斷千差，孤危不立。如天普盖，似地普擎；若聖若凡，皆承恩力。所以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今日人天普集，對眾明明剖露。乃豎拂子，云：還見麼？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西天此土，的的相承。不立階梯，獨標象外。正恁麼時如何？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復舉：昔日洪州大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令公云：何不請第一座？僧眾無語。後來保寧勇和尚云：我當時若見令公問，只對他道：爭敢瞞令公？
師云：令公高提正印，保寧略露風規，正眼洞明，且不傷鋒犯手，自然千里同風。且道同風一句作麼生道？豐年野老謳歌盛，大化無為道太平。

上堂，拈拄杖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汝諸人還知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三人證龜作鱉，有口都不能說。須彌頂上浪滔滔，大洋海裏遭火爇。別別，金色頭陀曾漏泄。喝一喝。
上堂：若以佛法供養，帶累諸人，入地獄如箭。若以世法供養，長老便乃眉鬚墮落，坐一走七，橫三豎四，揭却腦蓋，眼睛突出。且道是凡是聖？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請典座．殿主，上堂。春風浩蕩，古佛榜樣；春水潺湲，急著眼看。燈籠跳入露柱，佛殿走出三門，撞著箇無面目漢，却道眾口難調，須是臨機玅轉。大眾！且道臨機作麼生轉？驀拈拄杖，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卓拄杖，下座。
上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弄泥團漢。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一刀兩段。下士聞道，大笑之，彩犇齪家。澄照恁麼告報，且道節文在什麼處？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上堂。第一句下薦得，佛祖乞命；第二句下薦得，天魔膽裂；第三句下薦得，虎口裏橫身。乃拈拄杖橫按，云：諸人便恁麼去，未免無繩自縛。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床睡，焉知被裏穿？
上堂：佛法禪道一時颺放，太湖裏也未為性燥。一日鉢盂兩度濕，直是一點也少不得。何故？衲僧家要須自家肚裏飽始得。咄！
天申節，上堂。天高無極，無極有尊；地厚無垠，無垠有主。胸中懷六合，袖裏有乾坤，發大機，顯大用，行不言之教，啟無為之化。是故諸佛出世，祖師西來，或拈花，或面壁，不立文字，直指單傳，亦只明此箇無為宗旨，福流沙界，慶襲一人。還委悉麼？文明齊北極，壽筭等南山。
上堂，舉：古德道：君若隨緣得似風，飛砂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古德與麼告報，正謂按牛頭喫艸。若是澄照，又誰管得儞？有問西來便答東，從教人笑我佯聾，白雲乍可離青嶂，明月難教下碧空。
請知事，上堂。眨上眉毛，不容擬議。橫身負荷，須是當人。不顧危亡，丁一卓二。機輪上定當，分毫裏不差。雖然如是，猶是衲僧家常茶飯。且道畢竟如何？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上堂。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喝一喝，云：這裏說什麼久長？良久，拍膝，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下座。

江陰軍君山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參學　善開　光睦等　錄

指三門，云：君山有路，到者還稀；解脫無門，從何而入？喝一喝，云：一盲引眾盲。
入佛殿燒香，云：德山拆了佛殿，忍俊不禁；雲門打與狗喫，未為分外。岳上座到來，一時坐斷，要且和光同塵，從教黃面老子自然腦門著地。
據坐方丈，云：太虛挂劒全生殺，星馳電卷煙雲豁。可中誰是出頭人？長嘯一聲天地闊。
上堂，僧問：無邊剎境毫端見，不涉程途已到家。如何是到家底句？
答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進云：不是玉堂人具眼，未應容易到君山。
答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
進云：謝師答話。師便喝，僧禮拜。
師乃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
師云：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際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人檢點得出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上堂，橫按拄杖，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邪說正？雖然，笑我者多，哂我者少。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殺人刀・活人劒，上古之風規，今時之樞要。古人恁麼道，太煞小膽。山僧百醜千拙，波波挈挈，也無殺人刀・活人劒，只是當時行脚不著，便踏碎一箇破砂盆，直至而今收不得。眾中莫有收得者麼？喝一喝。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張公喫酒李公醉，伸脚打睡有來由，纔放醒醒成忌諱。非不非，是不是，遇貴即賤，遇賤即貴。狸奴白牯念摩訶，祖師不會西來意。
四月八日，上堂。拈拄杖云：黃面老子下生也，即今在拄杖頭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諸人還見麼？若道見，被拄杖子熱瞞；若道不見，諸人自瞞。靠拄杖，下座。
上堂：月旦曰朔，月圓曰望，八字打開，有收有放。薩怛阿竭二千年前摩醯首羅頂門正眼覿面，提持生鐵門限，俊底撩起便行，漆桶一任擔板。

上堂，拈拄杖橫按，云：一不成，二不是，突出眼睛失却鼻。少林剛自覓安心，瞎驢不受靈山記。
上堂，舉：南泉和尚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師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即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日，何啻千里萬里？恰時直是一步不肯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上堂，舉：雪竇為道日損，頌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回天輪，轉地軸，指南作北，截鐵斬釘，還他雪竇老漢只是不合坐在這裏。喝一喝。
上堂：千年田，八百主，郎當屋舍沒人修，不風流處也風流。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親見，打破漆桶，胡來漢現。有一般漢便恁麼會去，抵死不肯放，正謂靈龜負圖，鳳縈金網。纔被人拶著，緇素不分，瞞瞞頇頇，却道壓良為賤，空過一生。且道如何救得此人？兩手拍膝，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退院，上堂：生平活計一絲頭，嘯月迎風得自由，管甚澄江興逆浪，等閑平步過滄洲。

無為軍冶父山實際禪院語錄

參學　普巖　等錄

入院，指三門，云：玅用縱橫，十方坐斷，未諳此脉，舉步猶難，且看新長老這裏放憨去也。喝一喝。
入方丈，據坐，云：冶父方丈，了無遮障，拳踢相應，當人不讓。玅轉綿綿一脉通，誰知滅却臨濟宗？
陞座，拈香祝聖罷(問答不錄)，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所以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黃梅七百高僧，衣盂分付盧行者，燈燈相續，物我俱忘，直指單傳，甚生標格？還委悉麼？行盡江南遍江北，得風流處且風流。(敘謝畢)。
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師云：騎虎頭，收虎尾，還他百丈老人。若論奇特事，未免有些諕訛。諸人還撿點得出麼？冬不寒，臘後看。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猶是把纜放船。喝散白雲，穿開碧落，奔流度刃，疾焰過風，未稱衲僧門下。且道畢竟如何？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上堂，舉：楊岐云：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堂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飜憶古人樹下居。楊岐師公只解收，不解放。冶父乍住，孰疎孰親？將無作有，全主全賓。和其光，同其塵，誰道金針不與人？喝一喝。
上堂。冶父門風，別無道理。家田米飯，早眠晏起。洗面摸著鼻，啜茶滋却觜。忽有箇漢出來道，低聲低聲，墻壁有耳，也怪他不得。何故？洞山佛無光，韓信臨朝底。喝一喝。
上堂，舉汾陽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師云：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云：這箇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未為分外；狸奴白牯却知有，雪上加霜。乾三連，坤六段，透今古，沒遮攔。聲前有路轉應難，盤走珠兮珠走盤。喝一喝。
上堂，舉三祖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且如何是一如底？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應庵．密庵和尚六月十二日同忌齋，拈香云：兩箇老凍膿，咬牙囓齒，颺塵簸土，有彌天罪過。我自江湖四十年，慚愧不入這保社。既不入他保社，因甚今日以此供養？遂以手搖曳云：嗚咿！嗚咿！此意分明說向誰？
上堂，拈拄杖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便與麼去，冶父未放儞在。何也？月中仙桂和根拔，海底驪龍摘角拖。
上堂，拈拄杖云：千說萬說，不如一決。且道決箇什麼？直下見得，九旬無虗弃之功。若不然者，且向甚處安身立命？卓拄杖云：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云：單刀直入，猶隔重關；百發百中，撞墻撞壁。直饒面南看北斗，知底盡掀翻，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也落衲僧窠臼。畢竟如何？投子下禪床。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向去底人？安云：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又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安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又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安云：石羊遇石虎，相逢早晚休。
師云：入理深談，隨機應物，還他同安老人。若據衲僧門下，未免漏逗。何故？只解順風張帆，不能逆風把柂。或有人問冶父：如何是向去底人？對云：眼睛突出。如何是却來底人？對云：天闊地

闊。如何是不去不來底人？對云：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此語無儞咬嚼處，直須是悟始得。
開爐，上堂。冷月霜天道者孤，一堂禪侶守寒爐，衲衣破處冰侵骨，夜靜更深炭也無。古人太煞不近人情，山僧且要通一線道：冶父山門齋粥麤，文章佛法一時無，地爐些子無煙火，且與禪人樂有餘。喝一喝。
上堂，舉歸宗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獅子，不與物依怙。
師云：大小歸宗，脚跟不點地。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上下四維，慶無不利。且道中間事作麼生？擲下拄杖，云：如是，如是。
上堂：雪雪，明明漏泄。枯木開花，虛空迸裂。無位真人徹骨寒，燈籠露柱眉毛結。忽然晴，沒可說，齊賀豐年好時節。
上堂，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師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歲旦，上堂。元正改旦，事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掇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舉：梁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後來瑯琊云：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
師云：冶父即不然，一任南來北來，只恁麼過，驀然打破漆桶，却來與三十棒。
上堂：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為甚透不過？只為脚跟下紅絲線不斷，纔被人拶著便轉不得，憤憤地不甘。畢竟有箇礙膺之物，推不進前，拽不退後。且如何透脫去？南泉斬猫兒。
上堂：從上來，千人萬人中，只羅籠得一箇半箇。自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豈堪持論？與麼告報，且看冶父眉毛在麼？吽！吽！
上堂，舉：梁山拂子頌云：我有一枝拂，真樧鐵作骨。顯道嚇蚊蝠，指南不相屈。掃除佛祖病，擊碎衲僧窟。若是上上人，終不喚作物。德山云：梁山好頌話作兩橛。梁山云：是老僧當時少子細。
師云：二大老也甚奇怪，以急縛寬則易，以寬縛急則難。冶父鼻孔今日落在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喝一喝。
結夏，上堂。今朝結制，叢林體例，長期短期，似兀如癡。離四句，絕百非，大家相聚喫莖蘆。喝一喝。

上堂。今夏堂中隘窄，上中下座逼迫。忽若一人發真歸源，直得人人破家散宅。唯有燈籠露柱，冷笑嘻嘻。却道恁麼恁麼，舉世還稀，須知腦後少一椎。

上堂，舉：僧問南院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掀倒禪床，院拈棒，僧擬議，院便打，趁出。

師云：這僧一味小心放大膽，南院老也是養子之緣。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端午節，衲僧門下無一說。千妖百怪自潛蹤，萬里長天一條鐵。

上堂，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仰山推出枕子。溈山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師云：仰山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被這僧連拶兩拶，便乃四稜蹋地。溈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冶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與攔胸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洒洒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問：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

師云：輟己讓人，弄巧成拙。出世未出世，虛空裏釘橛。曹山有沒量罪過，冶父亦有沒量罪過。汝等諸人還撿點得出麼？一東二冬，叉手當胸。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為？無孔笛吹雲外曲，相逢知我者還稀。

上堂，拈拄杖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懷寧獨山張主管鑄鍋，三口賓頭盧尊者不知失却琉璃碗。且道落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眾眼難瞞。

上堂：十五已前取不得，十五已後捨不得。正當十五日，築著磕著，七花八裂。明眼衲僧，只得一橛。

上堂，舉：五祖云：先入白雲門，次過白雲限。吞底栗蓬禪，喫底秈米飯。君子如到來，好好看方便。

師云：五祖老漢家，醜外揚冶父。不然，入得冶父門，不避冶父劒，劒下驀翻身，為君通一線。喫底劈胸拳，透底生鐵面，莫恠麤糲菜，方便沒方便。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是人知有，三世諸佛為什麼却不知有？握土成金猶可易，變金為土却還難。

上堂，拈起拄杖云：諸佛降生，好與三十拄杖；諸佛成道，好與三十拄杖；諸佛轉法輪，好與三十拄杖。為甚麼如此？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喝一喝，下座。

請知事・頭首，上堂。拈花微笑，立雪安心。祖室光輝，魔外拱手。聯芳續焰，賓主交參。的的相承，不移易一絲毫許。且道泗洲大聖因甚在楊州出現，入水見長人？
上堂。秋光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艸。分明道了也，會也好，不會也好，一鏃破三關，低頭何處討？
請典座，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且道如何是真說？鉢盂一日兩度濕。
上堂，舉：馬大師入室罷，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大師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
師云：望梅林止渴。
百丈云：正好修行。
師云：金不博金。
南泉拂袖便行。
師云：只得一橛。
馬師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師云：唵嚩呢嗹哩吽嚩吒，這一火落，鼻孔總被穿却了也。儞諸人且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
上堂，舉：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岐亦喝；明又喝，岐亦喝；明連下兩喝，岐禮拜。
師云：二人父子譬如弄珠，不觸其手、不墮其地、不住於空，亦無玄玅，箇裏如何眨眼？喝一喝。
上堂，舉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大士將錢買餬餅，放下元來是箇饅頭。雲門大師自倒自起。五祖師翁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以兩手作打杖鼓勢，云：堋八囉扎，是熟處難忘。
師云：冶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裏，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上堂：盡令提綱，乾坤黯黑。放開一線，道泰時清。且道本身盧舍那還知慚愧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冶父生來百拙，開口都無一說。今朝指空畫空，笑倒清風明月。
上堂：一方一所，叢林保社。或廢或興，截鐵斬釘。推倒嘉州大像，扶起迦葉師兄，管取曹源一派清。喝一喝。
上堂：虛頭人便說虛頭話，敢作虛頭事。實頭人只說得實頭話，做得實頭事。若教虛頭人說實頭話，終是不甘。又教實頭人做虛頭事，畢竟不穩。只如馬大師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且道是虛耶？是實耶？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祈雨，上堂。當陽顯赫，神龍玅訣，倒嶽傾湫，雷轟電掣。所以，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冶父拍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後三日看。
解夏，上堂。橫按拄杖，云：結也如是，解也如是，解結分明，人人瞥地，唯有這箇拄杖子不肯瞥地。且道因甚如此？遇賤即貴。靠拄杖，下座。
紹熙元年九月十五日，雲居．薦福專使同至，對眾拈闡得。雲居乃受帖，拈起示眾云：一見便見，求之即難。直下來也，急著眼看。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鐵壁銀山無壅塞。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萬里長空雲一突。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啐啄同時，遠之遠矣。今日不免通一線道，與諸人露箇消息。會麼？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復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築著磕著，了無回互，八臂那吒留不住。
次日，本軍准監司牒，廬江縣官勸赴薦福，拈帖云：一不做，二不休，取不得，捨不得。且道是什麼？良久，云：公驗分明。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孤舟短棹，任性優游，瞥轉玄關，縱橫玅用，在此了無間然。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坐斷千差，壁立萬仞。還委悉麼？大鵬展翅蓋十州，籬邊燕雀空啾啾。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二老漢丁一卓二，因邪打正，以常住物作自己用，帶累我臨濟正宗，直至于今扶不起。
辭眾。只箇長行粥飯僧，江南江北震乾坤。而今又却隨他去，討甚楊岐八世孫。

饒州薦福禪院語錄

參學　光睦　等錄

入院，指三門云：入門正路，不容回互，千人萬人，當陽蹉過，畢竟落在什麼處？喝一喝。
指法座。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古自今，只是這箇。
陞座，祝聖罷，就座。僧問：歐阜峰頭安樂神，神通用盡覓無門，東湖伏虎夤緣重，握手歸來一笑新。遠涉程途即不問，入門一句作麼生？
師云：千車同轍。
進云：大眾沾恩去也。

師云：切忌錯流通。
進云：爭柰賢使君留心玅道，老伏虎有意當仁。
師云：一時坐斷。
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師云：未在，更道。
僧問：如何是東湖境？
師云：青山疊疊煙波裏。
進云：鄱江景物從茲好，衲僧巴鼻任流通。
師云：六耳不同謀。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眼橫鼻直。
進云：莫莫堂前添瑞氣，青青亭上奪高標。
師云：放下著。
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開堂演法事如何？
師云：高祝　萬年春。
進云：如是則密庵一派轉見光輝去也。
師云：汝向什麼處見密庵？僧便喝。
師云：腦後蹉過。
師乃云：言前薦得，已涉繁詞，句下精通，白雲萬里。所以，識不可識，智莫能知，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橫該萬有，竪透金輪，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頭頭合轍，應用無虧。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拋三放兩，意在鉤頭，不立堦梯，如何洞曉？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敘謝不錄)
復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又道：我在天龍得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且道如何是一指頭禪？乃竪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重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上堂：十五日已前取不得，十五日已後捨不得。正當十五日，取即是？捨即是？問汝問余都不會，可怜只解那斯祁。
上堂：薦福住院，事事成現。露柱燈籠，三門佛殿。若上若下，和光同塵。有時又却神頭鬼面。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與薦福相見？喝一喝。
上堂，舉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次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師拈起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蘗；雪竇盡力擔板，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上堂，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
答云：驢不成，馬不是。乃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是什麼標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舉：僧問楊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楊岐云：鉢盂口向天。
師云：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林止渴。
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百載聖人出現，三千年黃河一度清。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分明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
上堂。橫按拄杖，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入泥入水，石裂崖崩，因什麼人人不會？良久，云：吽！吽！靠拄杖，下座。
元正，上堂：元正改旦，來千去萬。物物咸新，眼上生塵。拶破多年桃核裏，分明只是舊時人。
元宵，上堂。橫按拄杖，云：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所以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續焰聯芳，真風不墜，唯有薦福不入這保社。因甚如此？卓拄杖，云：天闊地闊。
二月十五，上堂。如來有密語：貴買賤賣，迦葉不覆藏，累及後代。汝等諸人盡是釋迦老子兒孫，住他屋、喫他飯，二六時中且如何受用？以拂子擊床，下座。
上堂。舉一明三，言多道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且道無盡藏三昧門又如何舉？良久云：識法者懼。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和贓捉敗。盧行者不識箇字，露出尾巴。衲僧家氣宇如王，走徧天下，只是這些子。因甚透不過樊噲踏鴻門？
上堂：張弓架箭魚游網，物外安身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蠒，如何透得這三重？應庵老人盡力與麼道，也是與賊過梯。
上堂：滿口說得底，又無箇入頭處。有箇入頭處，又却開口不得。且道病在什麼處？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三人證龜成鱉，一塊頑銅鈍鐵。
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智不到處，切忌道著。且道山河大地有什麼過？汝若會得，向日本國裏橫三豎四。若也不會，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上堂。拈拄杖，顧視大眾，云：殺人刀．活人劒，那吒眼睛，金剛正焰，咬定牙關，赤心片片。法堂前艸深一丈也未為分外，畢竟如何道得通方句？良久，靠拄杖，下座。
六月十二．十三，應庵師祖．密庵先師忌辰，拈香云：出家不著便，撞見這兩箇老漢。一箇太煞不近人情，一箇只管[沙/鬼][沙/

鬼]魘魘，和泥合水，虛度時光。落魄放癡憨，打箇沒折合，錯禮三拜，後悔難追。而今冷地思量，不覺令人惡發。所以供香一炷，煲茗一甌，不是報德酬恩，且要遞相鈍置。
解夏，上堂：有解有結，虛空釘橛；無解無結，咬著生鐵。二千年代錯流傳，天下衲僧無處雪。雪不雪，崖崩石裂。
上堂：莫！莫！大海乾枯，須彌倒卓。逆行順行，將錯就錯，明眼衲僧休卜度。
上堂，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収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雪竇著語云：艸裏漢。師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師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喏。泉云：何不會老僧語？師祖忽然悟去。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也未為嶮。若向這裏著得一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若不恁麼，直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圜悟和尚頌云：蒼鷹逐兔，驪龍斲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不虛。往來不往來，艸裏謾茶胡。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
師云：雪竇與麼注脚，圜悟與麼頌薦福，也有箇道處：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眾生同受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上堂，拈拄杖卓云：須彌山，大海水，從上諸佛祖師總被拄杖子吞却了也。且道燈籠露柱向甚處安身立命？若也會得，事同一家；若也不會，萬別千差。靠拄杖，下座。
緣化歸，上堂。僧問：去日湖山秋正好，歸來滿眼菊花黃。箇中消息無人會，便請今朝為舉揚。
師云：脚頭脚尾。
進云：有一人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此意如何？
師云：艸鞋跟斷。
進云：有一人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又作麼生？
師云：鼻孔遼天。
進云：長沙和尚一日遊山，回至門首，首座問：和尚到什麼處來？沙云：遊山來。此意如何？
師云：勘破了也。
首座復問：到什麼處？沙云：始隨芳艸去，又逐落花回。又作麼生？
師云：頭上漫漫。
進云：首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妳-女+口]。
師云：一坑埋却。僧禮拜。
復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師拈拄杖，云：雲門可謂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只是諸人不得恁麼會。何也？命若懸絲。卓拄杖，下座。
上堂：開口有時道得著，只是不會開口。明明道不著，又却獨自點頭。且道救取那箇即是？喝一喝。
上堂，舉：百丈侍馬祖遊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耶？丈云：無事。云：被人罵耶？丈云：無事。云：哭作什麼？丈云：問取和尚。同事問馬祖，祖云：儞去問取他。同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為甚哭？而今為什麼笑？丈云：適來哭，而今笑。同事罔然。
師云：當時若撞著聱頭，說什麼百丈、馬祖也須倒退。後來大慧頌云：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
師云：大慧和尚甚生氣槩，猶向古人背後叉手。薦福亦有一頌：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
上堂，舉：玄沙示眾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寧*頁]上，不敢錯誤諸人一絲毫子。
師云：玄沙恁麼道，大似知而故犯。何故？未著手脚時，早是相埋沒了也，何況將放頂[寧*頁]上？雖然如是，不是苦心人不知。
上堂。卓拄杖，云：定乾坤，決猶預，擊石火，閃電光，賓主歷然，壁立萬仞。若非具徹法眼，懸肘後符，往往當面蹉過。且道以何為驗？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舉：興化示眾云：今日不用如之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汝諸人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眾，化云：旻德長老今日較興化三十棒，若是別箇，一棒也較不得。何故？蓋為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師云：興化勾賊破家，旻德把髻投衙，更道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不知凌蔑我臨濟宗風。不見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出鄉歸，上堂：古者道，蓬若出麻終不直，僧離清眾太無端。山僧拋離大眾，出鄉月餘日，不覺拖泥帶水。且道面皮厚多少？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上堂，舉雪竇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
師喝云：大小雪竇不覺四楞塌地。雖然如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上堂，舉：盤山道：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劒刃無虧。
師云：正恁麼時如何？鐵作心肝也斷腸。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儞道。僧近前，祖攔顋與一掌，云：六耳不同謀。黃龍南禪師拈云：古人尚道六耳不同謀，那堪二百、三百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薦福，看來直是好笑。且道笑箇什麼賊？無種相鼓籠。

上堂：月生一，寰中天子勅。月生二，覿面無回避。月生三，燈籠露柱放癡憨，驚起新羅與占波鬬額。汝等諸人，三十年後切忌忘却。

上堂，舉：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喝云：是誰起滅？師云：古人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薦福即不然，忽問：起滅不停時如何？但與一喝。

上堂，舉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汝等諸人還覺痛痒麼？若不覺，孤負山僧；若也覺去，埋沒自己。分明恁麼道，也是烏龜陸地行。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竪起拂子，云：這箇不是法身，語默動靜不是法身，萬像森羅不是法身。且道喚什麼作體？以拂子擊禪床，云：三生六十劫。

龜峰栢庭永和尚遺書至，上堂：海上爭馳老栢庭，生憎佛祖長無明。驀然打箇翻身轉，依舊龍門一派清。

解夏，上堂。今朝解制，是何體例？馬面驢顋，心空及第。黃面老子二千年前說脫空話，行瞢底不覺不知，一任笑恠。

重明節，上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佛相無相，其相儼然。山河大地發異種光，艸木昆蟲現殊勝事，是以神霄降慶，真主誕生，傾萬國丹心，祝一人睿算，當陽有路，列派朝宗，一句無私，靈光洞耀。還委悉麼？淨智莊嚴功德聚，　聖躬彌億萬斯年。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出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只恁麼，儞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州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師云：也是好笑，大小睦州被這僧拶得恰似落湯螃蠏，七手八脚一時露。

上堂，舉：南泉一日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提起鎌子云：這箇是三十錢買。僧云：某甲不問這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我使得敢快。

師云：南泉門前活路子，八字打開；這僧肚裏惺惺，佯聾詐啞。當時若見南泉道：我使得敢快。便乃轉身一步，云：賺我來，大小南泉也須倒退。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喫飯了噇眠，聖諦第一義。

上堂，舉雲門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來是箇饅頭。

師云：面赤不如語直。
上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釋迦老子披肝露膽，截斷眾流，只是見地不脫，至今未有一人檢點得出。若檢點得出，也是竇八布衫。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眾，眾回首，丈云：是什麼？有甚共語處？黃蘗和尚。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眾，眾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以拄杖趕下便休，可中有箇無孔鐵鎚，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坐斷。遂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師云：轉見諸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摝蜆撈鰕，殊不知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咄！
上堂：文殊普賢，東倒西擂。泥猪疥狗，成羣作隊。拽脫釋迦老子鼻孔，天帝釋夢中驚覺，不覺拊掌呵呵大笑。且道是什麼境界？具眼者辨取。
謝知事，上堂。雙放雙收，眼睛難瞞。赤手全提，誰是知己？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雖然如是，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三臺須是大家催。
元宵，上堂。今朝正月半，舉箇舊公案，一燈百千燈，千人萬人看。百艸頭邊，威音那畔，相逢若是箇中人，終不隨他光影轉。
上堂，舉維摩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師云：還見維摩心肝五臟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送化主，上堂。萬戶千門到者稀，一挨一拶在臨時，威音那畔真消息，不是知音莫與知。若也知去，便乃拋三放兩，不論高低，盡情收拾了，和月載將歸。
上堂，舉：瑯琊道：若論此事，如洪鐘待扣，聲應長空；如寶鑑當軒，影臨萬像。又道：若論此事，說甚龍樹、馬鳴・提婆、鶖子，辯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
師云：瑯琊恁麼剖露，也是官路販私鹽。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趙州訪茱萸，輕輕靠拄杖便去。也堪笑，也堪悲。鵝王自能擇乳，鴨類從教插泥。
上堂，舉：忠國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馬大師處來。國師云：大師說何法？僧云：常說即心是佛。或云：非心非佛。國師便喝出，復召云：更說何法？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却較些子死心。拈云：大小國師向語默裏轉却，當時若見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更與喝出，豈不光前絕後？
師云：諸大老也甚奇怪，打鑼敲枷，平高就下，說也說得到，行也行得到，只是未有出身之路。喝一喝。

上堂：薦福少方便，拳頭如掣電，千眼無摸索，千耳不可見。且道為甚如此？家家門首透長安。
上堂：威音那畔真消息，累及瞿曇老祖翁。四十九年顛倒說，人間天上謾流通。
上堂，舉：風穴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是。應庵師祖拈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師云：薦福見處又且不然，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下座。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驀拈拄杖，云：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如是，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上堂。達磨面壁九年，無摸索處；二祖禮拜而立，口似磉盤。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未免抱橋柱澡洗。且道衲僧分上合作麼生？拍禪床，云：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建太平。
上堂：五月端午，薦福直舉。不會諸方，書符呪土。風從虎兮雲從龍，千妖百恠自潛蹤。
上堂：十五日已前，鐵壁鐵壁。十五日已後，將逐符行。且道正當十五日如何？石火一揮天外去，時人休看月邊星。
上堂，舉雲門問首座：乾坤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門又問：一切物命、飛蛾蟻子與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門云：何得干戈相待？
師云：雲門平地上弄險，好與他一箚；首座恣意賣峭，也好與一箚。一箚兩箚，且道意在甚處？將為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莫恠光陰電急。游人南北憧憧，不識自家城邑。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眨上眉毛從此入。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喝一喝，猶有這箇在。薦福門下。十方同聚會，一切即尋常，寒則圍爐向火，熱則各自乘凉，信道壺中日月長。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只如德山拆却佛殿又作麼生？相逢說盡平生話，夜深方見把針人。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雲門大師道：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儞脚跟下，一大藏教在儞口唇皮上。且向葛藤處會取。

師云：雲門大師雖是善因，未必招於惡果。薦福敢道：燈籠吞却佛殿，蚯蚓驀過遼東，馬無千里謾追風。喝一喝。
上堂，舉：百丈開田次，問黃檗云：運閣梨開田不易。檗云：眾人作務。丈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檗將鋤築地三下，丈震威一喝，檗掩耳而去。
師云：百丈一喝，風雲聳嶽；黃檗掩耳，諸人自摸索看。
上堂，舉僧問汾州：如何是接初機句？州云：汝是行脚僧。僧云：如何是辨衲僧句？州云：西方日出卯。僧問：如何是正令行句？州云：千里持來呈舊面。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句？州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亦無嗔。州云：我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後雲峯悅云：汾州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勘破。
師云：二老漢滿口含霜，總跳不出。薦福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知。便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俱胝竪指，雪峰輥毬，成得箇什麼？光陰如電掣，年老覺心孤。
上堂：春風似箭，春雨如膏，曠劫來事，不隔絲毫。儞且道佛未生時一句作麼生道？試向七縱八橫處道看。若道不得，薦福失利。
上堂，舉：良遂座主初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艸，殊不顧。良遂到鋤艸處，谷便歸方丈閑却門。遂次日復去，谷亦閉門。遂敲門，谷乃問：誰？遂纔稱名，忽然大悟，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被經論賺過一生。便歸講肆。示眾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雲門云：便有逆水之波。
師云：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上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市地普天收不得，都來不直半分錢。
上堂：石鞏張弓，魯祖面壁。正令不行，拗曲作直。下座。
報恩珍長老受請，引座。列祖出興，牽犁拽杷，為此一大事因緣，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光明，利物垂慈，應時應節，全提正令，如獅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且如何道箇相續句？作家不啐啄，未舉已先知。
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豎起拂子云：祖師來也，還見麼？切忌扶籬摸壁。
佛生日，上堂。今朝四月八，處處皆浴佛。薦福討便宜，大家[病-丙+斯]淈[泳-永+盾]。既討便宜，又道淈[泳-永+盾]。任是明眼衲僧，也跳這些不出。
上堂，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此意如何？

答云：鷓鴣啼處百花香。乃云：空手把鋤頭，蚊子上鐵牛，步行騎水牛，黃河水逆流，人從橋上過，猛虎當路坐，橋流水不流，佛祖是仇讎。
上堂，拈拄杖召云：拄杖子自應。喏！即心即佛作麼生會？云：不會。非心非佛如何？云：不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妳-女+口]？云：不會。既是不會，如何擔荷我祖師擔子？復云：阿呵呵！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卓拄杖，下座。
師受香山請，拈帖云：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不容擬議商量，且看目前包畏。
上堂：五年於此謾隨緣，去住無心自坦然。六月霏霏飄瑞雪，須知別是一壺天。

明州香山智度禪院語錄

參學　善開　等錄

入佛殿燒香，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為甚德山拆却佛殿？乃云：禮防君子。
據方丈，云：據令而行，一時坐斷，佛之與祖，齊立下風。金剛圈．栗棘蓬，箇中無肯路，端的有誰通？
陞座，拈香祝聖罷，僧問：祖印高提離見聞，顯揚今古益宗門。常雲峰下全提處，未委將何報　國恩？
答云：帀地普天。
進云：惟憑一滴曹谿水，為雨為霖遍九垓。
答云：引不著。
進云：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為；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未審和尚承誰恩力？
答云：燈籠罵露柱。
進云：休言卞璧無人識，自有知音笑點頭。
答云：築著鼻孔。
進云：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棒。意旨如何？
答云：不快漆桶。
進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答云：見箇什麼？
進云：兩眼對兩眼。
答云：料掉沒交涉。
進云：後到大愚，却云：黃檗佛法無多子，見箇什麼道理？
答云：築著磕著。

進云：肋下三拳，攔顋一掌，為復是得牛還馬？為復是據令而行？
答云：前三三。
進云：照用主賓都印破，三玄戈甲一時分。
答云：什麼處見黃檗？僧便喝，師乃噓一聲，僧禮拜。
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分付摩訶大迦葉。黃面老子面皮厚三寸。達磨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面皮厚三寸。雖然如是，且畢竟傳箇什麼？驀拈拄杖擲下，云：大家齊著力。
上堂。山僧入院又一箇月，汝諸人水牯牛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云：若向這裏明得，諸人鼻孔總在山僧手裏；若也不會，山僧鼻孔今日在諸人手裏。且道諝訛在什麼處？風吹石裂，旱地遭釘。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稅闍梨問曹山：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闍梨。稅應喏，山云：清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
師云：稅闍梨拋塼引玉，不知換得箇墼子。曹山雖來風深辨，可惜不一等與他本分艸料，免致今時向黑山下作活計。
上堂：有時堆堆坐禪，有時一向打鬨，年來行脚衲僧，都是箇般病痛。報君知，休打閧，入門[拚-厶+去]却箇渾身，頭頭自有生蛇弄。
上堂，舉：五祖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羅稻，好箇休粮方，耆婆不得玅。
師云：五祖老人好語，只為探頭太過。香山有箇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餕餡，一飽忘百飢，始信不相賺。
上堂，舉：古德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師云：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浙西出隊歸，上堂。舉：僧問蘇谿和尚：如何是定光佛？谿云：鴨吞螺師。僧云：還許學人轉身也無？谿云：眼睛凸出。後來佛燈云：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定光佛？只對他道：奔南走北。還許學人轉身也無？走北奔南。
師云：鴨吞螺師，不妨勦絕。且道奔南走北成得箇什麼邊事？種田博飯喫，飜憶老楊岐。
上堂，舉：大慧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嚂呢嗹哩吽嚩吒。

師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上堂，舉：趙州訪臨濟，州纔洗脚，濟便下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正值老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啗啄作麼？濟拂袖便行。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注脚。
師云：半雨半晴，桃紅李白，點著便行，不勞啗啄。那箇是它錯下注脚處？試道看。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豁如太虛，豈可強是非耶？趙州忽然大悟。
師云：青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上堂，舉：僧問明招：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招云：第七箇沒尾巴。
師云：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信蓮開火裏花。
上堂。橫按拄杖，云：靜處鬧浩浩，鬧中靜悄悄，鐘動月黃昏，谿鳴五更早。拄杖子，却懊惱，可惜好光陰，等閑空過了。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法華示眾云：不結毗盧印，那弘古佛心？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今日亘庵居士到來，山僧亦有一偈：坐斷毗盧頂，超然亘古今。萬緣俱剔脫，一片祖師心。
師受平江府虎丘請，拈疏云：古之今之同道者，知一言纔出，駟馬難追。
上堂，僧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時如何？
答云：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乃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小室峰前鈍置他人，揮戈佛日，未稱全提，棒喝交馳，自救不了。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平江府虎丘山雲巖禪院語錄

參學　師肇　等錄

師入院，指三門云：入門一句，賓主歷然，不勞彈指，天寬地寬，壺中消息異人間。
據方丈云：淨名一默，大士點頭。言下爭鋒，不消一箚。舉頭天外看，須是箇中人。

陞座，拈香祝聖罷，僧問：聲名藉藉冠諸方，二澍嘗扶大法幢。不是賢侯重請命，慈光焉得過錢塘？四眾臨筵，願聞法要。
師云：是甚麼？
進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師云：放儞三十棒。
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
師云：切忌啗啄。
進云：祇如和尚道：入門一句，賓主歷然。如何是歷然底？
師云：劒去久矣。
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豎起拂子。
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擊禪床一下。
進云：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聲前薦取。
進云：如何是賓中賓？
師云：簸土颺塵。
進云：主賓歷然無向背，壺中消息許誰知？
師云：裂破。僧禮拜。
師乃云：豁開向上一竅，威音那畔坐斷封疆，自己胸襟流出，應用無差，頭頭合轍，透聲透色，絕見絕聞，非三賢十聖所知，非神通變化所測，不拘得失，不昧當機，不躡前蹤，如何舉唱？三世諸佛祇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直得輝天鑑地，換斗移星，作者相逢，只眨得眼。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正恁麼時，且當陽一句如何剖露？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謝詞不錄)
復舉王常侍訪臨濟，同到僧堂，侍云：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侍云：還坐禪否？濟云：不坐禪。侍云：既不坐禪，又不看經，作箇什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元來是我家裏人。
師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路布，鳳棲不在梧桐樹。
上堂：佛眼覷不得，祖師提不起。石裂崖崩，掀翻到底。不風流處更風流，也是波斯入鬧市。
上堂：夫為善知識，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滋盛；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虛。雖然有時逼到萬仞崖頭，又須是儞當人自肯放身捨命始得。
上堂：恁麼恁麼，率犁拽把。不恁麼不恁麼，泥多佛大。臨濟三玄，趙州勘破鼻孔，大頭向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笤箒柄，聊與三十。
師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它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出來與麼問，虎丘也只與麼答。何故？盡法無民。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老僧游方十餘年，參數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破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師云：五祖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上堂：欲得大用現前，直下頓忘知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悉達多波怛囉？
上堂，舉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乃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椎云：是第幾和？沙彌云：第二和。山云：如何是第一和？沙彌就桶舀一杓飯便行。
師云：停囚長智。
上堂：古德道，我若全舉宗乘，汝諸人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古今獨露，隱顯殊途。
師云：古德開却口合不得。
解夏，上堂。虎丘一夏與兄弟說話，管取生身陷地獄。莫有一箇半箇皮下有血麼？良久，吽！吽！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祝　聖陞堂已畢。若是達磨兒孫，瞥轉雲門念七。
上堂，舉：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粒粟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云：陜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象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上堂，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儞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二老漢，猶墮時人窠臼。或有問虎丘：一言道盡時如何？只向它道：無牛使馬。
開爐，上堂。諸方如法開爐，虎丘家風淡泊。拈出箇鐵餕餡，箇裏寧容啗啄？休啗啄，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
上堂，舉趙州一日齋次，有一婆子入堂指云：這一堂僧盡是婆婆生得。復指趙州云：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瞪目視乏，婆便出去。
師云：一人打毬拍板，一人吹無孔笛，梵音清雅，令人樂聞。且道是什麼曲調？洞庭山脚太湖心。

上堂，舉：僧問鹿苑：如何是實際理地？苑云：南贍部州，北鬱單越。僧云：恁麼則事同一家。苑云：猶隔須彌山在。
師云：夫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有來由，沒窠臼，纔擬恁麼，便不恁麼。雖然，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盧蘇盧，悉唎悉唎，薩婆訶。
師云：這老漢業識忙忙，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上堂，舉：麻谷坐次，有僧參，纔展坐具，谷乃垂下一足，僧便出，谷云：青天白日有恁麼事？僧回首云：某甲有過在。谷便與一掌。
師云：擊石火，閃電光，賓主歷然；窮則變，變則通，攔顋便掌。且道：賞伊？罰伊？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舉：風穴問南院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院以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以右手拍膝一下，穴又喝。院舉左手云：這箇且從闍梨。復舉右手云：這箇作麼生？穴云：瞎。院拈起拄杖，穴云：作麼奪拄杖打和尚去？莫言不道。院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上座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相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
師云：嗄！也甚奇恠，一箇生笤箒，一箇破糞箕，搕[木*(天/韭)]堆頭也用得著，未免鈍置門風。若據正令而行，總欠一著在。
歲旦，上堂：年去實不去，年來實不來，山僧都不會，露拄笑咍咍。
上堂，舉：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
師云：也是徐六擔板。
上堂，舉：睦州示眾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木庵和尚又道：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處；若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師云：二老漢總放不下在。既能明似鑑，何用曲如鉤？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上堂：一大藏教，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不是達磨大師傳底。盡情為汝諸人道了也，還覺頂門重麼？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四月八，上堂。今朝四月八，處處皆浴佛。飜憶雲門大師一棒打與狗喫，也是一番性燥，為渠雪屈。既是打與狗喫，因甚道雪屈？明眼衲僧跳不出。
上堂：深聞淺悟，三更問路。深悟淺聞，痛處遭針。胡盧子，放教沉，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舉：寶公和尚道：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
師云：寶公和尚只認箇昭昭靈靈。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能仁光睦長老通嗣書，上堂：鷲嶺峰前，黃梅夜半，遞相鈍置，直至如今。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然雖如是，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盡大地覓箇獨脫底，直是萬中無一，何況荊棘林中坐、荊棘林中臥？然雖如是，千年常住一朝僧。
上堂，舉：黃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齋僧次，入堂請首座施財，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舁錢出堂，須臾復云：請首座施財，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蹶。翠岩真和尚拈云：甘贄行錢，黠兒落節；首座施財，何曾夢見？玅喜云：一等是隨邪逐惡，只有雲居．羅漢較些子。
師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収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収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今朝五月五，麤言及細語，會得也尋常，不會超佛祖。喝一喝。
孝宗皇帝大祥，上堂：吾大聖人之道，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凝無言，寂而玅，虛而靈，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不生不滅，處處流輝。且追嚴一句作麼生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為觀自在。
上堂。全鋒敵勝，未稱宗乘；就下平高，固非作者。虎丘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良久，云：喫茶去。
上堂，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
師云：乾峰未免釘椿搖櫓。
上堂，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因甚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也不得他衣鉢。後大愚芝和尚云：總不得他衣鉢，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舉保寧和尚示眾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覷不見，天左旋，地右轉。乃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師云：將常住錢作自己用。
解夏，上堂：虎丘一夏無可供養諸人，諸人合有沒量罪過。諸人若識慚愧，虎丘也有沒量罪過。且道因甚如此？石牛沿古路，一馬生三寅。

謝知事頭首，上堂。威音王已前也與麼，威音王已後也與麼，三世諸佛也與麼，歷代祖師也與歷，若上若下，東之與西，悉皆與麼。雖然如是，睡則同床睡，夢則獨自做。拍膝，云：一聲來鴈長空過。

上堂，舉：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師云：釋迦未免隨摟撇。忽問虎丘：昨日定，今日為甚不定？只向它道：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上堂：去却一，拈却七，佛祖玄關元不識。百尺竿頭掉臂行，笑指西方日頭出。透金圈，吞栗棘，明眼衲僧沒氣息。

聖節，上堂：靈源洞徹，真照無邊。萬機旋復，十方目前。聖中聖，天中天，最尊貴，復何言。文明齊北極，睿算等南山。

上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也好笑，也堪悲，耳垛元來兩片皮。

上堂，舉寒山頌：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師云：寒山好頌只易見難說，虎丘却有箇方便說與諸人，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枯。

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岐云：湖南長老。

師云：大小楊岐被這僧靠倒。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以拄杖輕輕靠壁而去。

師云：由基弓矢，張顛艸書，作者相逢，不容眨眼。且道趙州以拄杖靠壁而去，意在甚處？青山不鑱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瑞慶節，上堂。十月瑞慶節，真人降中天。萬國葵藿心，虔祝一爐煙。龍圖鳳曆等乾坤，睿算彌隆億萬年。

上堂，舉睦州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州云：老僧被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漢。

師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這僧手裏呈欵。

上堂。舉靈觀和尚常閉門坐。一日雪峰敲門。觀便開門。峯搦住云。是凡是聖。觀乃唾云。這野狐精。拓開又閉却門。雪峰云。也要識老兄。

師云：一不做，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乃拍禪床，云：蘇嚕蘇嚕。
謝知事上堂，舉死心道：江南人護江南人，北人護北人，浙人護浙人，川人護川人，廣南人護廣南人，福建人護禪建人。虎丘聞之，不覺大笑。雖然如是，三臺也要大家催。
上堂，舉：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師云：羲之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是即是，成人者少敗人多。
元正，上堂。元正月旦，千千萬萬。厨庫僧堂，三門佛殿。喝一喝。
上堂，舉：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如何辨白？溈山下座歸方丈，仰山隨後至，溈山云：子適來問什麼話？仰云：大用現前，如何辨白？溈山云：錯。仰山回首云：香嚴師弟來，莫道無語。
師云：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
上堂，舉：僧問鼎州文殊：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殊云：黃河九曲。木庵頌云：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
師云：木庵和尚與麼道，只具一隻眼。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摸索不著。二祖禮拜而立，強自惺惺。何曾夢見衲僧汗臭氣在？諸人還猛省麼？喝一喝。
師出鄉緣化寄歸，示眾云：明眼衲僧，失却鼻孔，有賊無贓。⊙
上堂，舉：臨濟在黃檗堂中打睡，黃檗下來見，以柱杖打板頭一下。臨濟舉頭見是黃檗，又却睡。檗又擊板頭一下，却去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儞在這裏妄想作麼？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師云：打睡坐禪，坐禪打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老黃檗，太憨癡，深耕淺種少人知。
上堂，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
答云：秤槌蘸醋。
進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
答云：換骨洗腸，單霄獨步。
進云：溈山呵呵大笑，又且如何話會？
答云：殺人刀・活人劒。
乃云：汝等諸人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虎丘許你有箇入處。汝諸人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著

衣未嘗掛一縷絲，未免瞎驢趁大隊。還知虎丘入泥入水麼？三十年後。
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恭奉聖旨，住持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師領眾望闕謝　　恩，捧敕黃示眾云：靈山消息，自九重降來；一段光明，如十日並照。千靈景仰，百谷風生，驗在目前，大家薦取。拈疏云：見成公案，未舉先知，不涉毫端，顯正法眼。儻或尚留觀聽，請為敷宣。
上堂，僧問：道價遠聞天上去，宸恩今自日邊來。四眾仰瞻，願聞祝聖。
師云：南嶽萬年松。
進云：一言已祝南山壽，八表無私賀太平。
師云：天闊地闊。
進云：如何是第一句？
師云：破燈盞。
進云：如何是第二句？
師云：裂破虛空。
進云：如何是第三句？
師云：斬釘截鐵。
進云：擘破華山雷未迅，照開滄海月非光。
師云：也尋常。
進云：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此意如何？
師云：話墮也。
進云：未審向甚處見百丈？
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
進云：非惟佛日重輝，亦乃叢林有賴。
師云：只是蹉過百丈[妳-女+口]。僧禮拜。
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若也不去不住，全機大用，觸處流輝，溢目清光，貫通今古，發揮正法眼藏，傳持佛祖心宗，玅用縱橫，頭頭合轍，直得堯天舜日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且道當陽一句作麼生道？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師拈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如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鑰，撞碎玉樓鐘。
松源和尚語錄卷上

松源和尚語錄卷下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參學　道巖　等錄

慶元三年六月五日入院，指三門云：靈山一路，達者猶迷，不立堦梯，憑誰措足？到頭相見無餘事，月下披雲嘯一聲。
指法座云：要行便行，要坐便坐，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丞相國公·闔朝文武百官資陪祿筭。次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供養前住當山後住天童密庵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遂就座。
僧問：鼓響鐘鳴談實相，燈籠露柱放毫光。不須更覓長安路，已是全身入帝鄉。學人上來，請師答話。
師竪起拂子，云：還見麼？
進云：只這住山非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
師云：相隨來也。
進云：昔日圓悟禪師示眾道：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半途；有一人常在半途，不離家舍。意旨如何？
師云：金剛手中八楞棒。
進云：今日和尚在家，舍在半途。
師云：鶖子神通不奈何。
進云：恁麼則今朝喜得主人歸。
師云：一時坐斷。
進云：昔日王常侍訪臨濟，問：好一堂僧，為復是看經？是坐禪？
濟云：不看經，不坐禪。此意如何？
師云：無孔鐵槌。
進云：常侍云：畢竟作箇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又作麼生？
師云：慚愧，慚愧。
進云：只如今日靈隱也好一堂僧，未審作箇什麼僧？
師云：一任卜度。僧禮拜。
師乃云：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大智洞明，千差坐斷，大機圓應，著著全彰。所以，諸佛出世，為此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故，靈光洞耀，共贊皇家；萬國懽心，同傾舜日。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人端拱無為化，徧界開敷五葉花。（敘謝畢）。

復舉：世尊一日陞座，纔斂衣，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師豎起拂子云：世尊三昧．文殊三昧總在拂子頭上，諸人還見麼？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上堂，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白雲師，祖云：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則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師拈云：白雲盡力道，只道得八成。有問靈隱，只向它道：人我無明一弗穿。
上堂：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拄杖子不言佛祖榜樣。是汝諸人長期百二十日，還曾夢見也未？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密庵先師忌日拈香。百丈耳聾，黃檗吐舌，後代兒孫，半生半滅。破沙盆，曾漏泄，炎天六月飄霜雪。
上堂，舉雪峰拈拄杖示眾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雪峰擲下拄杖。後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葛藤。鵞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棒。
師云：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峰．雲門只得一橛。畢竟如何？不說，不說。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眉毛在眼上，鼻孔裏出氣，於我衲僧門下正好喫痛棒。為甚如此？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喝一喝。
上堂，舉：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菓子？州云：贓物現在聻？
師頌云：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艸。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拍禪床一下，云：今日了，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靈隱開爐，火種全無。將無作有，孰辨精粗？擬議烏藤劈脊摟，從教箇箇觜盧都。
出鄉歸，上堂：東過西，西過東，主中賓，賓中主。大地全收，千差一舉。打鼓普請看，通身是泥土。
上堂。千人排門，不若一人踏關；一人踏關，千人萬人皆到無疑安樂之地。與麼告報，莫有不甘者麼？良久，云：入水見長人。
上堂：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神仙玅訣，父子不傳。且如何道得接手句？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
上堂。今朝十五，陞堂直舉。全主全賓，燈籠露柱。不是佛，不是祖。剔起兩莖眉，三更日卓午。

浴佛，上堂。年年此日潑惡水，箇事從悉達多起，自云徧界獨稱尊，後代兒孫誰管儞？
上堂，舉：教中道：若謂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且如黃面老子七處九會，當為何事水長船高？
上堂，舉雲門大師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相爭，佛法正鬧。師云：雲門大師大似巧媳婦，等閑做出無麪餈飥。雖然如是，人人也少一分不得。
上堂：忽雨忽晴，天平地平。釋迦彌勒，打失眼睛。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萬象森羅．人畜艸芥總在這裏，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又卓一下，云：為見諸人不覺不知，倒騎佛殿出三門去也。復卓一下，下座。
上堂，舉：睦州和尚陞座云：首座somebody？答云：在。又云：寺主somebody？答云：在。維那somebody？答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借手行拳，驚羣動眾。龍門上客，未舉先知。若不然者，靈隱失利。
上堂，舉：古者道：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儞。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者裏；儞若離我者裏，我有鉤鉤儞。正當十五日，用錐即是？用鉤即是？
師云：一字不著畫。
上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諸人還見麼？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韓少傅請上堂，說偈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舉定千差，百發而百中。密贊中興業，了無毫末共，福如滄海壽如山，赫赫聲名繼前踵。
上堂，舉僧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師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省麼？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爭教人少年？
上堂，舉洞山云：諸人還知有佛法向上事麼？時有僧出云：如何是佛法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明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雲門好語，未免釘釘膠粘。
楊寺義和尚至，上堂：道人相見，如如不變。同氣連枝，略通一線。笑揖飛來峰，大家看佛面。
上堂。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的的相承，不容眨眼。老德山因甚拆却佛殿？良久，云：艸本天下同。

瑞慶節，上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瑞氣祥光，普天帀地，森羅萬象，發懽喜心，物物頭頭，咸沾帝澤。且當陽一句如何剖露？皇基磅礴三千界，睿筭延鴻億萬年。

開爐上堂，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栗棘蓬，金剛圈，枯木寒灰去，銀蟾迸海門。卓拄杖下座。

上堂：第一義諦，分文不直。略露機鋒，青天霹靂。恁麼恁麼，不識不識。

上堂，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不動尊？岐云：大家齊著力。靈隱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不動尊？只向它道：退後著。

湯侍郎入山，請上堂，舉：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遂說偈云：

急水波心下直鈎，魚龍蝦蠏一時收。

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從上來事合作麼生？橫亘十方，竪窮三際，子承父業，賺殺幾多人？良久，云：惺惺著。喝一喝，下座。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和底掀翻了，趙州東院西。

上堂，舉：古者道：結夏來五日，寒山子作麼生？靈隱結夏來十日，無陰陽地作麼生？良久，云：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舉：僧問曹山：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僧云：鑊湯爐炭裏作麼生回避？山云：眾苦不能到。

師云：或問：靈隱恁麼熱，向甚處回避？也只向它道：鑊湯爐炭裏。問：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云：風恬浪靜。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黃面老子末上擔一片板，只見一邊，致令後代兒孫盡力擡脚不起。

解夏，上堂。舉：灌谿參臨濟，下禪床，欄胸掙住，云：道！道！灌谿云：領。濟推開，云：且放儞一頓棒。灌谿住院後，云：我見臨濟無言說，直至于今飽不飢。

師云：爐韛之所，鈍鐵猶多。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譙寺丞請陞座，舉：古德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更恁麼？切忌未生時。

師云：古德與麼說話，且道是放行？是把住？復云：一鏃破三關。喝一喝。

出鄉歸，上堂。從上佛祖向紅塵裏轉大法輪，自餘人人鼻孔遼天、箇箇眉毛[病-丙+斯]結，抽釘拔楔，異類中行，倒腹傾腸，遞相供養。莫有不甘底麼？良久，云：吽！吽！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達磨九年面壁，老盧踏碓舂糠。撿點將來，也是寸釘入木。
上堂：一向恁麼去，道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窮即變，變即通，佛祖由來在夢中。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楊岐和尚云：口上著。師云：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天童全和尚至，上堂：太白名山，飛來峰頂，隔江招手，便乃橫趁，所以撞著道伴交肩過。平生參學事畢，且道參箇什麼？一州一縣，鹽貴米賤。
上堂。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竪起拂子，云：這箇是拂子，且作麼生捨？離婁行處浪滔天。
浴佛，上堂。諸佛降生，鼻直眼橫，打與狗喫，據令而行，流通正法眼，日午打三更。
上堂：今朝月半，見成公案。臨濟德山，猶是鈍漢。靈隱恁麼道，也是不著便。
上堂。按拄杖，云：拈起拄杖，更無向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山後即不問汝，諸人且道：下馬臺裏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到烏江不肯休。卓拄杖，下座。
上堂：釋迦老子半夜逾城，直造雪山，已是漏逗不少。又道：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且道更思惟箇什麼？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上堂，舉：中邑和尚見僧來，乃拍口作和聲：仰山來。邑亦拍口，山從東過西；邑又拍口，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山當面而立。邑云：儞從何得？山云：從溈山得。山却問邑：師從何得？邑云：我從章敬得。
師云：二老漢正是癡人說夢，雖然笑它者多，哂它者少。
上堂，舉：教中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畢竟黃面老子為人眼在甚處？主山高，案山低。
上堂，舉：雲門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師云：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上堂，舉：香嚴端和尚示眾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
師云：香嚴恁麼，且道是說？是不說？良久，云：喫茶去。
上堂。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因甚南泉無語歸方丈？擊拂子，云：開口見膽。

上堂，舉：僧問白兆和尚：如何是萬行？兆云：今年桃核也無，說什麼爛杏？又問：如何是玅覺？兆云：若是玅藥，見示一服。僧云：不問這箇。兆云：你問什麼？僧云：玅覺。兆云：若是皂角，分付浴頭。
師云：這僧不妨懵懂，白兆終是惺惺。不惺惺，藥因救病出金瓶。擊拂子，下座。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亡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棒喝交馳，時清道泰。摩訶般若波羅蜜，甚深般若波羅蜜。
上堂。大智洞明，大機圓應，德山隔江招手，高亭便乃橫趁，百丈遭喝，因甚三日耳聾？秦時[車*度]轢鑽。
上堂，舉：黃檗云：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性，惟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
師云：不可說，不可取，不是心，不是佛。擊禪床一下，云：急急如律令。
出鄉歸，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揚帆鼓棹，任性優游。收捨南州與此州，都盧無有一絲頭。喝一喝。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望風豎降旗。臨濟入門便喝，諸人還猛省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上堂：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續慧命故。且道行衲僧慈合作麼生？掃除佛祖渾閑事，須知刃下有針錐。
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
上堂，舉：僧問投子：萬法從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而生？子云：回首看。
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拶倒燈籠露柱嗔。
上堂：揑碎虛空出汁，石火電光莫及。二祖不識安心，拜依位而立。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靈樹：如何是和尚家風？樹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樹云：郎當屋舍沒人修。又僧問死心：如何是和尚家風？心云：張公喫酒李公醉。云：如何是張公喫酒李公醉？心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師云：二老漢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忽有人問靈隱：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它道：蠱毒之家水莫嘗。如何是蠱毒之家水莫嘗？只云：波斯入鬧市。
上堂。橫按拄杖，云：汝等諸人各各命若懸絲。復卓拄杖，云：且救得一半。

浴佛，上堂：梵志翻著韈，摩耶生悉達，聲迹不相干，今朝四月八。
四月十五日，上堂：禁足護生，安居聖制。此土西天，十方三世。
上堂，舉：趙州道：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師云：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麵。
上堂，舉：僧問芭蕉和尚：如何是透法身句？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僧云：某甲不會。蕉云：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師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見麼？握土成金猶可易，變金為土始知難。
上堂，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某甲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死心。拈云：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什麼作一叢竹？
師云：三年一閏。喝一喝。
上堂，舉雲門問僧云：天下甚麼人會佛法？僧云：露柱會佛法。門喝一喝云：這死蝦蟆。
師云：這僧還甘也無？入水見長人。
上堂，舉：僧問北禪：如何是無心法？禪云：灌稻水車鳴戛戛。又問：如何是有心法？禪云：機關木人笑夫休。
師云：北禪只解把定，不能放行。或問靈隱：如何是無心法？只向他道：種田博飯。又問：如何是有心法？鼓腹謳歌。
上堂，舉：青原和尚問六祖：作何所務即不落堦級？祖云：儞曾作什麼來？原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堦級？原云：聖諦尚不為，何堦級之有？祖深器之。
師云：是即是，總未有出身之路。靈隱門下莫有獨脫底麼？敲出鳳凰五色髓，撲碎驪龍頷下珠。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已是停囚長智。靈山指月，曹谿話月，突出糞掃堆頭。且道臨濟掌黃檗如何？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開首座受雲居請，上堂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諸祖出興，分宗列派。發大機，顯大用，垂慈利物，的的相承。直至于今，真風不墜。雖然如是，且威音王已前一句作麼生道？牽犁拽把幾時休？
上堂，舉：明招行脚時，到象田欲去，累辭不得，招云：某甲有一問，和尚若道得即不去，若道不得莫妨某甲進途。乃拈起布毛吹云：古人意作麼生？田無語，明招珍重便行。
師云：象田無語，坐斷天下人舌頭。諸人還見明招麼？參。
舉首座鳳山義和尚立僧，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既是談玄，因甚口不開？問取鳳山和尚。
上堂：世尊良久，維摩默然。便恁麼去，十萬八千。

十月朝，上堂：開爐開爐，柴炭全無。星兒火種，照徹十虛。且問諸人會也無？
上堂，僧問：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如何？
答云：毒蛇鼻頭揩痒。乃云：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墻壁瓦礫，橫說竪說。衲僧家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百發百中。
韓郡王請掛報慈寺額云：長者建梵剎竟，我佛開解脫門。題目分明，當陽顯示。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一段風光，千車合轍。直得寂而玅，虛而靈，不墮斷常，圓明了了。以此祝君王之壽，以此報祖先之恩。法界無邊，同延景福。雖然如是，且當機一句如何剖露？高提西祖印，正眼自流通。
上堂：有人說得到行不到，有人行得到說不到。假饒行說俱到，檢默將來，俗氣不除。

開山顯親報慈禪寺語錄

參學　了能　等錄

拈帖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且如何是此事？試辨看。
入寺，指三門：十字街心是人蹉過，百艸頭上古佛道場，豁開大解脫門，普請一時證入。咄！
入佛殿燒香，云：有你不有我，有我不有儞。咬定牙關，齊之以禮。
據方丈、端居丈室。青天白日，竇八布衫，雲門念七。
陞座，拈香，恭祝聖壽無疆。次拈香，奉為　太師郡王，資培祿筭。遂陞座。
僧問：大根大器不尋常，百寶莊嚴勝道場。今日請師為鼻祖，山河大地盡輝光。正恁麼時，請師祝聖。
師云：虛空書卍字。
進云：一氣洪鈞資斡運。
皇圖永固太平基。
師云：須彌山。
進云：昔日賢于長者與佛行次，佛指面前地云：此處好建梵剎。意旨如何？
師云：鈎頭有餌。
進云：賢于插標於指處云：建梵剎已竟，又作麼生？
師云：啐啄同時。
進云：當時佛讚嘆如是如是，為復是機投箭拄？為復是偶爾成文？

師云：一任卜度。
進云：後來無盡相公頌云：一根脩竹建精藍，風捲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落前三。還端的也無？
師云：錦上鋪花。
進云：只如：
大師．郡王於一毫端不勞彈指，成就如是清淨寶剎，與昔賢于是同是別？
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進云：如是則萬古報慈功不朽，郡王心與佛心同。
師云：一句道著。僧禮拜。
師乃云：以大願力作殊勝事，以方便智演最上乘，一句子出於千聖頂門，一玅機發於無盡寶藏。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獨標物外，自古自今，列五位君臣，具三玄三要，建法幢，立宗旨，風從虎，雲從龍，萬派朝宗，千差合轍。正與麼時，如何剖露？良久，云：風前有路超群象，鼓腹謳歌樂太平。(謝詞不錄)
復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當下大悟，遂有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師云：且道是什麼標格？不因風捲浮雲淨，爭見長空萬里天？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風過樹頭搖，天晴日頭出。會得日頭出，不會而自屈。
上堂，僧問：寸絲不掛，赤肉猶存時如何？
答云：白飯元來是米做。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上來講讚，無限勝因，扇子蹈跳上三十三天蚯蚓，驀過東海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諸人還知落處麼？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上堂。兩刃交鋒，略通一線，有耳者聞，有眼者見。且不落見聞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鄭州梨，青州棗。
上堂，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次日云：昨日蒙和尚賜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洞山於此悟去。
師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艸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如今無摸索處。下座。
上堂。達磨達磨，不識這箇。直指單傳，胡揮亂做。且道還有過也無？喝一喝，下座。

秉拂普說

靈隱首座寮，秉拂。僧問：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四海叢林，還佗一箇。三德六味，拈放一邊，祖意西來，便請裂破。
答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進云：大眾得聞於未聞去也。
答云：聞底事作麼生？
進云：耀古騰今，普天帀地。
答云：賺殺閣梨。僧禮拜。
師云：豁開正眼，直截根源，一句全提，千差絕跡。識不可識，智莫能知，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如王寶劒，孰敢當鋒？擬欲衝前，橫屍萬里。任是德山．臨濟直須倒退三千，達磨祖師也只得一場懺懼，天下老和尚又何啻亡鋒結舌？一向與麼，盡法無民。秉拂：上座今夜且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
乃豎拂，云：看，看！拂子豎，萬象森羅一時豎；拂子橫，萬象森羅一時橫。掃蕩攙搶，剪除狂寇。所以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又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誠為可畏。要且不是禪、不是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是箇漢，撩起便行，如俊鷹快鷂相似，迷影梢空，背摩霄漢，可謂奮丈夫志氣、操佛祖威權，鐵壁銀山，單刀直入，攙旗奪鼓，電卷星馳，物物頭頭，出身有路，靈苗異草和根拔，大地從教荊棘生。雖然如是，未稱衲僧。且道畢竟如何？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復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馬師云：即心是佛。後來南堂靜和尚頌云：即心即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霄俊鶻。西江吸盡未為奇，火裏生蓮香[颱-台+弗][颱-台+弗]。乃云：馬大師裂破面皮，南堂老漢敲骨出髓，後代兒孫若總與麼為人，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冬夜秉拂，僧出禮拜，便問：匹馬單鎗，便請相見。
答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回去。
進云：今日小出大遇。
答云：你得箇什麼？
進云：智日出時無一物，明頭未曉暗頭明。
答云：要且沒交涉。
進云：如何是有交涉底？
答云：待你換却骨頭來，即向你道。
進云：直饒換得骨頭來，亦未免沒交涉。
答云：話墮了也。

進云：記得汾陽和尚示眾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可為人天眼目。如何是十智同真？
答云：提水放火。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
答云：裂破。
問：如何是二・同大事？
答云：一毛頭上定乾坤。
問：如何是三・總同參？
答云：蝦蟆蚯蚓，跛鼈盲龜。
問：如何是四・同真智？
答云：一不成，二不是。
問：如何是五・同遍普？
答云：大地撮來無寸土。
問：如何是六・同具足？
答云：猶欠一著。
問：如何是七・同得失？
答云：入泥入水。
問：如何是八・同生殺？
答云：自救不了。
問：如何是九・同音吼？
答云：八角磨盤空裏走。
問：如何是十・同得入？
師云：寒山逢拾得。
問：與什麼人同得入？
答云：胡張三・黑李四。
問：與誰同音吼？
答云：狸奴白牯。
問：作麼生同生殺？
答云：德山棒・臨濟喝。
問：何物同得失？
答云：草裏輥。
問：那箇同具足？
答云：信手拈來著著親。
問：何物同遍普？
答云：針鋒影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
問：何人同真智？
答云：黑山死鬼窟。

問：孰能總同參？
答云：燈籠入露柱。
問：那箇同大事？
答云：嘉州大象，陜府鐵牛。
問：何物同一質？
答云：椀脫丘。
進云：十智同真蒙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
答云：向下亦無。
進云：作家首座，天然猶在。
即云：這裏著不得。僧禮拜。
乃豎起拂子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現前大眾也與麼，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有情無情悉皆與麼，只有秉拂上座却不與麼。為什麼如此？劒去久矣。所以瞥轉玄關，大機獨脫，呵佛罵祖，斬釘截鐵，猶是鈍漢，何況立問立答，舉古舉今，激濁揚清，談玄說玅，大似掉棒打月，笑破他人口，于今不獲已。據實而論，虗空未足為廣，日月未足為明，乾坤未足為大，萬象未足為眾。秉拂上座有口也無說處，諸人有耳也無側聆分，千聖只言自知，誰敢正眼覷著？直饒通身是眼，不墮情塵，坐斷千差，孤危不立，臨機玅轉，大用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步步有出身之路，頭頭具生機一著，擒縱自由，收放在我，破的衝關，不借他力，向我衲僧門下，也只是家常茶飯。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未曾親近，早隔大千，除是英俊，方能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皇風蕩蕩、海晏河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無一法不是真乘、無一物不是玅用，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如盤走珠，有什麼留礙？如斯剖露，是是曹底，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則故是不知落處。久參先德，脚踏實地，且道恁麼時如何？拍繩床，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復舉：堂頭和尚夜來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菓子卓。這些說話，堂上老人夜來已是八字打開徹，向諸人面前了也。檢點將來，大似扶強不扶弱。秉拂：上座今夜也不可放過洞山布長蛇陣，只要直取中軍。泰首座不動干戈，當鋒一揑，便見七花八裂，直至于今收不得。久立。
普說：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遺下一隻履，直至于今覓不得。行脚道人，眼似流星，機如掣電，聊聞舉著，徹骨徹髓，亦未為性懆，何況尋言逐句，意根下卜度，有甚瞥脫處？大丈

夫要了大丈夫事，譬如上將軍破陣，不顧危亡，直教透徹。所以參禪須是悟，若不悟，總沒交涉。且如稜道者，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只看箇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坐破數箇蒲團。忽一日，因捲簾，豁然大悟，便道：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

香嚴在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及到溈山，山問：你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是你聰明記憶底，你向父母未生已前試道看。當時道不得，却把從前看過底文字從頭撿閱，要尋一句祇對，都使不得。不奈何了，却去請溈山說，山云：我若說與你，你他時後日罵我去在。遂云：休！休！我此生與般若無緣，去做箇長行粥飯僧過。遂往南陽結庵，應是佛、法、禪、道從前許多學解一時放下，父母未生前底也放下。因一日打併庵基次，擲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便云：一擊忘所知，只這豈不是佗著實悟得底？便乃望溈山禮拜云：和尚恩逾父母，當時若說與我，焉有今日事？等閑開口動舌，自與尋常不同。縱饒你學得大藏教，從它達磨肚裏過，不曾自悟，如何敵得生死？而今學道兄弟緣是多知多解，將它古人言句比配，下得語好，做得頌好，皆是錯用心。你若實有悟入，不怕不會古人言句，所以一處通千處，百處絕羅籠。看他前輩打得一箇半箇出來，直是驚天動地。大慧初入閩時，晦庵光和尚在廣，因相從。一日入室，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燒香行道了也，除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云：裂破。大慧喝云：儞又來這裏說禪。光於此大悟。有頌云：當機一拶怒嗔吼，驚起法身藏北斗。長鯨吞月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直是性燥瞥脫，傾湫倒岳一番。

今之叢林浩浩地，只是名字參禪，其間有一知半解，稍知觸淨，早是罕有；若要荷擔此事，實難得人。所以大慧因圓悟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打破漆桶了，每至入室，圓悟只是道未在。後因舉：樹倒藤枯時如何？云：相隨來也。驀忽知非圓悟，便請立僧。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莫教有箇拂子柄在儞手裏。為人為不得？驗人驗不得？只是杜撰阿師，瞎學人眼，不是小事。你看五祖說話，只用尋常語言，須知佗為人處，別後得三佛出來，甚生氣槩，是佗真箇踏著正脉底，決定不干事也。如何昧得佗這星子？你若踏不著，自無轉身一路，只守一知半解，鄭重寶惜，不肯放捨，乃是大病，畢竟不堪為種艸。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弄潮須是弄潮人。急著精彩，大丈夫兒阿誰無分？夜深，久立。

心外無法，用王庫刀。法外無心，發千鈞弩。通身無影像，遍界絕遮攔。一句截流，萬緣俱透。超越格量，控佛祖機。象王行處絕狐

蹤，龍袖拂開全體現。三世諸佛出興，只為此一大事。六代祖師傳持，惟示此一心法。如金剛幢，如無盡藏，如烈火焰，如大日輪。通徹十虛，彌綸萬有。直得威音已前，以至窮未來際，未嘗移易一絲毫許。盡十方世界，無邊香水海，只向一絲毫頭上識得根源。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恁麼揭示，直下如青天轟一箇霹靂相似。眨得眼來，已過那裏去了。更擬擡頭尋他蹤跡，便如你兄弟參禪，將古人公案，心思意解，作道理商量。築取一肚皮葛藤，逢人撒將出來，以當平生參學。子細觀來，儞也好癡。臘月三十日，賺你皮囊去。

山僧頃年在蔣山隨侍應庵師祖，常聞道：今時兄弟不濟事，做工夫二十年也不抵。我在眾時，一日如何見得他恁麼說話？師祖初行脚時，在一尊宿會下住，多教學者過公案。時師祖同一僧在佛殿裏過一則公案，恁麼過也過不得，又恁麼過也過不得。二人商確，不覺鷄唱，遂拊掌散去。後來一一過得了，只是依前肚裏黑漫漫地，遂冷地思量道：若恁麼參禪，如何敵得生死？聞隨州水南遂和尚道行乃洞下尊宿，法嗣恩官人。徑往參禮，便得歸堂。有一連單兄弟，長時坐禪，不與人交。師祖一日問佗：還少睡麼？其僧厲聲道：老兄而今是什麼時節？更有工夫打睡。師祖直得面熱汗下，遂發志不捨晝夜，以悟為則。不過一月，連單先有發明，師祖亦有發明。自此每每入室，得路便撑將去，遂和尚並不奈佗何。

一日入室次，喚：華兄你也好，只是公案未明。師祖抗聲道：盡大地是一箇公案，和尚作麼生明？遂和尚便低頭。師祖道：這老漢了我不得。束包望方丈禮三拜便行。聞得圓悟住雲居，直造會下，凡遇入室，機機相副。得數時，圓悟提起向上巴鼻，竟不能開口。圓悟每向人說：這箇蘄州子，得即得，只是腦後少一錐在。圓悟歸蜀，師祖也要隨佗去。圓悟道：你不須隨我去，有杲首座・元侍者・彰教隆藏主，見處共老僧一般，但去見佗，必為汝了却大事。遂依教特去宣州彰教參隆和尚，門庭孤峻，直是不容湊泊。未經數時，遷虎丘，亦參隨去，續請充維那。

一日，室中舉五祖牽牛過窻話，擬祇對次，被佗劈胸一拳，自此打斷命根。是時，隆和尚欲命首眾，會中有圓悟耆舊云：華維那嫩在。師祖聞得，遂書偈於壁間云：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不辭便行。此庵元和尚時住處州連雲，師祖道：我舊在雲居時，每喫這漢無滋味，如今看來，未必佗到我田地，且去驗佗看如何。纔到，便上方丈，侍者通報，此庵聞得，郎忙出來，一見便云：華兄，此番且喜大事了畢。師祖道：我未曾開口，佗已知了得底人相見，不在形言，便知落處。

這箇便是參禪底榜樣。豈似今時一般長老與學者相見，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為贏得禪，究竟不知深淺。蓋佗不曾踏著正脉，只在言句裏作活計。且如拄杖子話：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便道你是這般人，即與你說，便是與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不與儞說，便是奪却你拄杖子。洞山麻三斤話，便道數目分明。又讓和尚示馬祖：譬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馬祖當時便悟去，却商量道：車喻身，牛喻心，有甚交涉？但是佛祖直截為人處，一時錯會。如此見解，自誤誤佗，不可勝數。兄弟行脚，也須帶眼始得，不可胡亂食人涎唾。

且如山僧尋常見做工夫，兄弟不柰何，通一線路引你行一兩步便歡喜，纔下毒手與你未分艸料便發無明，自謂長老不識我語，或道生滅我、移挽我。你纔恁麼見解，便是肚裏不安樂；既不安樂，便是悟處不諦當；既是悟處不諦當，則大法不明；既大法不明，如何透得祖師關棁？所以道：參禪須透祖師關，玅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艸附木精靈。兄弟！你若是未透，且莫麤心，直須晝三夜三把將做事，古人亦大有方便控你入處。豈不見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這箇已是八字打開，撒放諸人懷裏了也，因甚不肯承當？

眾中久參兄弟，不能得透徹，病在於何？為你耳裏聽多、眼裏見多，頑了返不如初機，放孟八郎一拶便透，如白衣拜相相似，緣佗無許多搕[打-丁+(天/韭)]。知解兄弟門這般病痛，諸方決是不奈你何。嶽上座却有箇方便，只要你盡情放下，從前學得底、參得底、悟得底、諸方傳得底，一時颺向佗方世界，作箇百不知、百不會底人，舌不寄私、意不停玄，心無所恃、行無所倚，驀然失脚踏翻，可以作箇沒量大漢，滅却臨濟正宗，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則一一緇素皎然。所以道：你若高高峰頂立，我便深深海底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兄弟！山僧今夜盡情道了，也須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喝一喝。

法語

明眼漢，沒窠臼，鈍置牟尼子孫後。曝地斷，啐地折，大洋海裏遭火爇。寒山拾得笑呵呵，有理分明沒處雪。不是禪，不是道，各不得，狀不得。這裏如何著眼？如何湊泊？不見臨濟大師道：若也住心觀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道，如是之流，盡入邪魔種

族。臨濟老婆禪和底，一時飜却了也。若向未開口前薦得，未免平地喫交。假饒瞥轉玄關，敢保老兄未徹。何況只認得箇光影，緇素不分，開眼自瞞，以當參學，不知被這些子賺過一生軒。知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動著便見尾巴露。且道遇人了如何？速道，速道。

宗門，下接上根，利器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超凡之道玅，豈淺識小見、機境解會、路布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是殺人不眨眼漢，格外領略，不涉情解，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一物，全身荷負佛來，也眩惑他不動，方許你少分相應。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俱胝豎指，石鞏張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圓融事理？明知是土上加泥。若是本色學道之士，驀踏著此箇正脉，直下如十日並照，無幽不燭，上門上戶，未舉目搖唇，已先覷透心肝五臟。

蓋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直截，踢起便行，點著便轉，轆轤地可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看他保壽和尚問後保壽：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後保壽罔措。因作街坊，在市中見二人[病-丙+斯]爭次，一被揮拳劈面打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後保壽忽然大悟。當知此事，不問山林中・鬧市裏，築著磕著，便百了千當。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達磨西來，獨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持接上機要，利根種性，覿面相呈，更不擬議，綽得便行，未為性燥。所以此事無你用心處，無你湊泊蹲坐處，萬機収攝不著，千聖羅籠不住，如是參究，如是證入，如是提掇，殺人不眨眼，拶著便轉轆轤地，始得少分相應。稍若躊躇，白雲萬里。不見臨濟大師道：若約山僧見處，要與諸佛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恁麼告報，豈是世間淺識之所卜度？要須併蕩從前學解，妄想情塵勝劣，知見執著，毫末不存，發現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活鱍鱍地，如風偃艸，豈非至要至玅，安穩大解脫哉？

覿面相呈，盡情分付了也。若是利根上智，全身荷負將去，不妨峭峻，纔涉思惟，形紙筆語言路布，即沒交涉。故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但能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折旋俯仰，一切處著精彩，退步就己，返返覆覆，默默提撕，看是什麼，看來看去，看到無滋味、無著脚手處，身心如虛空，亦不作虛空等量，驀地失脚，踏飜本地風光，直得一回汗出，豈不慶快平生？便乃隨機應物，信手拈來，信口便道現成受用，著著有出身之路，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却就他真正善知識決擇深奧，如人入海，旋入旋深，纔有

執著，自負依他，便同外道。今時學道者不及前輩者，何也？多是得，少為足，似是還非，不堪為種艸。知之。
衲僧家具眼行脚，須知有本分向上鉗鎚，不容擬議，如金剛王寶劒，當鋒一截，透頂透底，洒洒落落，了無窠臼，著著有出身之要。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可中要須龍象蹴踏，直抜超升，且非麤淺機境所料，亦非理性深入淵源。故我祖師西來，唯單傳直指，不立階梯，不拘得失，瞥然知非，頓忘情解，徹證向上巴鼻，活卓卓地，千聖羅籠不住，便能於日用中，以此正印，印破目前一切諸法，即非異法，築著磕著，無非真淨明玅大解脫境。豈不見古德山參龍潭，一吹滅紙燭，便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此衲僧行脚榜樣，豈艸艸也？
紹續此箇門風，為如來種子，直須猛利，一切時中，孜孜矻矻，以出家大事未辨為懷，不憚勤勞，奉事善知識，求一言半句發藥，雖遭呵斥怒罵，而力向前，非昔夙熏，成自然種智，未免心生猶豫，或即退墮。惟能處於恬然，初無動搖，則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覺知，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只麼閑閑到一念不生，驀箚掀翻，從得妄想顛倒情解，不落意識機境，直下承當，無第二見，則玄玅理性尚不可得，況隨世間事物所轉耶？

示譙寺丞回庵居士

從上乃佛迺祖，接上乘利根敏明之士，直要超情離見，機關活卓卓地，未舉先知，未言先領，才有朕兆，一剪剪斷，終不向意根尋思，放教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玅，內明己見，外絕纖塵，內外洞明，惟一真實，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羣，獨脫超升，自由自在。
韓愈文公問大顛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請師一言。顛良久，公罔措。時三平侍立，即敲禪床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抜。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峭峻，弟子却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你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利根種性，安能一撥便轉耶？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得玅，不然則成一場漏逗也。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得住，謂之歷歷，謂之惺惺，謂之的的，謂之佛未生時，謂之金剛王，謂之無諍三昧。以此修身行己，以此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萬年一念，萬世

一時，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為哉？
寺丞乃道中人，既已深諦，更資陶鍊，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之勿論可也。傳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獨迦葉不能覆藏，乃所以為密爾。

題梁光遠居士法語後

法無二法，達者同歸。靈雲見桃花，香嚴因擊竹，上古先德皆證此箇時節因緣。光遠居士覩宏智禪師所授樟禪人法語，不覺觸著先君之諱，淚出痛腸，正是這箇時節因緣也。老佛照慣將方木逗圓孔，瑩雲臥猶更逐惡隨邪，若據此事，總沒交涉。松源不惜眉毛，盡情下箇注脚，具眼者辯取。

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

說無說，聞無聞，見無見，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於此見得，高步毗盧頂[寧*頁]。苟不然者，未舉筆已前，已是蹉過。

頌古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開口分明便垜根，指天指地獨稱尊。成羣作隊隨他轉，幾箇男兒有腦門。

南嶽讓和尚示馬大師云：譬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馬師悟去。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坐斷千峰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州云：問郤箇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瞞。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擲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玅訣。

龐居士問大梅和尚云：久嚮梅子熟也，還許人摘喫也無？梅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來。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深要，相逢拍手歸。

僧敲鶴林門，林云：誰？僧云：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佛來因甚不著？林云：無你栖泊處。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栖泊處，擺手出長安。

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古德云：京師出大黃。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

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栖。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翠巖芝和尚，上堂云：大家相聚喫莖蘿，若喚作一莖蘿，入地獄如箭。

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蘿，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忙忙打野榔。

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峰，寒梅破蕚。啐啄公子，風流鳴木鐸。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匾擔驀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笑新。

風幡

不是風兮不是幡，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閑名落世間。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雲門小[病-丙+斯]兒，作大獅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

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便喝，濟揖坐，僧擬議，濟便打。又僧來參，濟竪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又一僧來，濟竪起佛子，僧不顧，濟便打。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趙州喫茶去。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做。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六祖一日云：汝等諸人當倣舟楫，吾歸新州去。僧問：和尚去後，幾時却還？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雲開空自闊，葉落即歸根。回首煙波裏，漁歌過遠村。

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又問：出水後如何？云：荷葉。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僧問溈山：如何是百丈真？山下禪床叉手立。僧又問：如何是和尚真？山復上禪床坐。

百丈狸奴面，溈山鬼眼睛。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

僧問天衣和尚：古鏡未磨時如何？衣云：撐天拄地。僧云：磨後如何？衣云：夕陽影裏快藏身。

拄地撐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峰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

舉：僧問古塔主：如何是佛？主云：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云：莫！莫！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眾生，撩天鼻孔都穿却。

贊佛祖

釋迦出山相

棄輪王位放癡獃，夜半逾城心未灰，冷坐六年無折合，有何面目出山來？

無量壽佛

四十八，弘誓願，百千萬億彌陀。水鳥樹林開正眼，為人親切不消多。

觀音

月團團，星斗寒。風振海，雷破山。圓通大士，瑞應人間。

九祖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路遍天涯。得箇冬瓜印子，至今目瞠口呿。

維摩

深入不二門，巧盡飜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清風寒徹骨。

達磨

鳳凰城闕，不通水泄。少室巖前，話作兩橛。賺它人家男女，開眼喚龜作鱉。
直指西來，分明禍胎。渡江面壁，偷心未息。從茲皮髓分張，轟起青天霹靂。
一葦渡江，無處埋藏。分皮分髓，瞞神謾鬼。忙忙直向西歸，不知失却隻履。

龐居士

心空及第，深根固蒂，共說無生，異類中行。惱亂禪家至今日，不知日午打三更。

臨濟

一棒一喝，傾湫倒嶽。凌蔑吾宗，這白拈賊。

金華聖者

千兵不若一將，伎倆何如帳樣。不識古佛定光，稽首猪頭和尚。

大巔和尚

趕首座出院，勘三平中箭。放過韓文公，鈎頭通一線。謾道晝夜一百八，也是和盲悖訴瞎。

應庵師祖

深入虎穴，有屈難雪。天下應庵，只得一橛。
虎口裏轉身，拳頭上捏恠。胡亂三十年起，東山正派，不知過犯彌天大。

密庵先師

咬猪狗之手，討甚巴鼻？奮劈胸之拳，瞎却頂門。出達磨身血，斷衲僧命根，纖毫不肯放過，叢林為讎為冤。箇般種艸，決定累及兒孫。

芝山智默長老請贊密庵先師

擊石火裏，穿遼天鼻孔；玅轉機前，打鳳羅龍正法。眼瞎驢邊滅却破，沙盆扶臨濟正宗。門庭峭峻，孰敢當鋒？鐵壁銀山一線通。

能仁光睦長老畫師頂相請贊

恣拍盲性，用劈胸拳。併蕩三玄三要，管甚栗棘金圈。渠儂已是滅胡種，不知將底付兒孫。

雲居善開長老請贊

為人巴鼻，一點渾無。明眼衲僧，失却鼻孔。鐵餕餡，金剛圈，分明開口不在舌頭邊，累及後代結佛祖深冤。

道巖首座請贊

人：我如山狠氣如雲，炊無米飯接不來。人：電光影裏賓主分，不是冤家不與隣。

師肇首座請贊

這箇漢，太愚癡，一句子，佛不知。臨濟老，客作兒，四天下，更有誰？擬開口，劈胸椎。肇首座，莫學伊，學伊彼此落便宜。

師警維那請贊

冤有頭，債有主。鱉鼻蛇，白額虎。活捉生擒，當陽直舉，發機須是千鈞弩。

希璉書記請贊

臘長年高，甚生風彩。南來北來，無可相待。黑漆竹篦聊一揮，看你當人在不在。璉書記，甚耐耐。鎮海明珠，懸空撲碎。

大成藏主請贊

一段風光，寧容描邈？祖祖相傳，將錯就錯。不以佛法作人情，掣電機前活卓卓。

文蔚侍者請贊

心麤膽大，少實多虛。瞎衲僧眼，斷肘後符。臨濟東山之道，命若懸絲；念念刀耕火種，老此殘軀。寥落林泉意自殊。

惠文伯居士請贊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人天眼目，佛祖冤讎。香岩下指南作北，劒池上看樓打樓，機輪玅轉一絲頭，不得鯢鯨不肯休。
這箇賊，無面目。指東南，看西北。不住雲居，又憎薦福。自知不解守叢林，永劫甘心入地獄。
這漢生來無狀，佛祖亦難近傍。趯出金圈栗蓬，開口不在舌上。
是人道渠執恠，不知年老成魔。偏要時時入室，所招恡恨者多。阿呵呵，屈指東西誰似它。咄！
肋下三拳，欄顋一掌，據令而行，誰知痛痒？轉身一拶驗來端，楊岐種艸鐵心肝。
無卓錐之地，有無價之寶。元不用安排，拈來用恰好。沒人情，佛亦掃。這般村僧，脫空到老。
行脚不到廬山，住院只在江浙。偏要冷笑諸方，忘却自家百拙。討便宜，破邪說。一錐一劄，不妨凜冽。

偈頌

送悟藏主還姑蘇(靈隱笑庵和尚時在西烏巨山)

玲瓏巖畔瞥不瞥，豎起脊梁生鐵橛，無端林下錯商量，携手相隨入虎穴。甕裏驀然失却鱉，箇事明明向誰說？彼時只是此時人，誰知眼裏重添屑？我攜拄杖奔南北，君入西山恣輕忽，放下蛇頭捋虎鬚，翻身便作自拈賊。太虛全布目前機，生殺交馳誰敢窺？我來一笑重相見，鼻孔由來向下垂。密庵家風徹骨貧，密庵有眼且無筋，將無作有這些子，透這些子能幾人？西風落木天宇迥，君兮不住別峰頂，曹谿一滴杖頭挑，漲起吳江千萬頃。

題張直閣亦庵

曹溪無一滴，誰道庵名亦。問訊老維摩，鐵壁復鐵壁。

題先登齋

大道難將萬物齊，先登猶自涉階梯。翻身直透青霄外，回首方知宇宙低。

送聰首座之弋陽兼呈陳郎中(蒙庵和尚時在徑山)

當頭一著沒巴鼻，坐斷諸方成忌諱。此心不向白雲閑，一錫飄然下層翠。
晦庵過犯彌天大，居士無端也揑怍。至今落賺有誰知，也要大家償夙債。

栢庭永和尚出世天禧以頌寄之

林下相從知幾年，好因緣是惡因緣。雖然不受靈山記，鼻孔依前著那邊。

孟知府令嗣求法名興福

興福奇兒福無邊，表一點靈臺，青天月皎。

興密

密在汝邊，諸法亦然。一舉兩得，無黨無偏。趙州八百箇中玄，箕裘事業尤堪傳。

孟府判令嗣求法名興璞

真璞無瑕，實際無涯。心空及第，震耀邦家。

興一

只這一脉，人間顯赫，玅轉綿綿，甚生標格。

興祖

有祖以來，世不可陪。當機日用，著著全該。

示惠文伯宣義二偈

見色分明便見心，此心非我亦非人。臨機不用從它覓，信手拈來著著新。
盤走珠兮珠走盤，靜中消息鬧中看。一毫頭上忘知解，始覺從前被眼瞞。

示如理道友

如如不動已周遮，理事馳求路轉賒。直下踏飜樵子徑，知君未到葛洪家。

題張四直閣容庵

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太清點雲，千江并月。直為我容庵，故作如是說。

題王子庸上舍實齋

世出世間法，和底盡掀飜。唯此一事實，真金火裏看。

山居

路嶮人稀到，窮居稱野情。雲開空自闊，月落夜深清。
風動數莖艸，鳥啼三四聲，箇中無限意，唯我與誰評？

惠康伯宣教請陞堂，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只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曾題否？拙云：不曾。沙云：無事題取一篇好。因說偈：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箒畫娥眉。百千諸佛真消息，覿面分明舉似伊。

送琉書記還長樂

相見相從道自親，玅高峰頂謾因循，業風忽起波濤惡，一錫飄然到七閩。
甌閩佛法半生滅，江浙叢林日漸凋。携手十年如一默，孰云生死不同條。
迢迢故國三千里，忽憶萱堂送別時。拄杖生風興何極，楚天遼邈遠山低。

題金山郭璞墓

要識先生真實地，龍門浪裏碧崔嵬。時人著眼這邊立，親切何如到一回。

送光長老住顯親

同條端的不同條，箇箇為山水牯牛，一做這般蟲豸去，牽犁拽杷幾時休？

送鹿野珍禪友還七閩

六處十年真歲寒，山邊水邊相盤桓，拶倒幾回扶不起，未嘗說著祖師關。
密庵的子是冤讎，疾燄過風第二籌。笑裏一場無折合，不容提掇轉風流。
千差坐斷路頭通，萬里鄉關一信風。不負靈山親記莂，好音專待寄來鴻。

送謙侍者還鄉省親

有句無句藤倚樹，鐵壁銀山沒回互。三千里外面尊堂，一毫頭上全體露。
睦州謾說編蒲屨，新豐賣峭不歸去。今人不比昔時人，出門便是還鄉路。

示智弼禮混源塔

相逢不相識，去後空相憶。靈骨撒長江，清風有何極。極識滔滔，浪裏休尋覓。

示丁都院

鑊湯爐炭三禪樂，劒樹刀山大覺場。此日撥開心地印，了無佛法可商量。
三千條法為今時，一性圓明要自知。會得自知知底事，人間何處不光輝。

思齊化士

抶劒紅塵斬萬機，直教佛祖浪頭低。我儂贏得呵呵笑，老倒思賢愧不齊。

示葛都院

從來佛法無多子，利益人天越古今，棒喝交馳難近傍，信知徹底老婆心。

贈蜀中李道士

透出重關一瘦笻，湖湘江浙絕行蹤。自從得箇安心法，禪道先儒只此宗。

尤氏玅蓮請普說，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因說偈：

百花香處鷓鴣啼，百歲光陰七十稀。飜憶世間多少事，落便宜是得便宜。

鞔法鼓求頌

內空外空內外空，一聲纔舉迅雷風。流通佛法無多子，千古靈山氣象雄。

送普岩維那

冶父門庭索索。東湖風波甚惡。知心能有幾人，萬里秋天一鶚。

正現上人遊廬山

透過重關得自由，相期佛祖雪冤讎。西湖風景無留戀，南嶽廬山拄杖頭。

雲翼書記歸鄉

慣嘗甘艸與黃連，大海波濤盡底掀，誤吸冷泉無味水，方知不在舌頭邊。

林上人歸蜀

明明此事不由他，喫飯無端咬著沙，自己靈光皆喪盡，三千里外摘楊花。

三衢椿監寺修造佛殿

黃面瞿曇放搭癡，千方百計討便宜。而今無著渾身處，却要兒孫蓋覆伊。

白牛接待

田園穩密白牛閑，近揖湖光遠對山。何似踏飜無寸土，上方香積在其間。

示如淨禪人

劈面三拳，連顋兩堂。撒手懸崖，喪盡伎倆。德雲不在別峰上。

茶湯會求頌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何似飛來峰下寺，相邀來喫趙州茶。

福州黃檗送廣州化主

不住煙籠第一層，翻身要勘嶺南能。謂言檗嶠三千指，不比黃梅七百僧。

黃檗送茶化主

百艸頭邊法戰時，鎗旗未展露全威，直饒陸羽知端的，也落吾家第二機。

送泉州化主

少林無孔笛橫吹，此曲誰人和得親。向曉洛陽江上路，一聲喚起幾多人。

衢州祥符僧堂帳化士

滿堂蟠蟄臥僧龍，一片閑雲下碧空。舒捲當機元自在，從教蚊蚋弄狂風。

示汪居士

參禪悟道染泥沙，見佛與祖生冤家。破塵破的戕荊棘，壁立萬仞有諵訛。
也大差，也大差。一刀兩段，火裏蓮花。十分無伎倆，處處有生涯。

南侍者還莆陽

若將此語定宗綱，任是靈山未[病-丙+斯]當，大地撮來無粟粒，令人翻憶老曾郎。

孜侍者行乞

不學文章不學書，孜孜於道自忘軀。黃塵堆裏挨身轉，一任清風捲太虛。

且侍者持鉢

靈山無法與人傳，臨濟宗風盡滅門。唯有道人知此意，赤心扶起破砂盆。

接待

茶飯家常沒可陪，臨機元不在安排。門前有客來相訪，試問朝從何處來。

超禪人持鉢

秋風颼颼，乘興悠悠。因行掉臂，南州北州。相頭買帽，看樓打樓，格外知音。
纔領略，虎頭虎尾一時收。

祐水頭

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捩轉玄關，隨緣自若。任是碧眼胡兒，從頭與汝一杓。
著不著，誰言過水不濕脚。

鹽街坊

紅爐鼓浪瞥然間，突出銀山照膽寒，便是馬師胡亂後，要須不被舌頭瞞。

尹山接待

千古尹山寺，家風不厭貧。只將這箇意，接待往來人。

送化主

即心即佛眼中屑，非心非佛轉乖真。大唐國裏無南北，盡是靈山一會人。
勞生擾擾夢喧譁，夢破喧譁也大差。雲淨水天江上望，一輪皎潔落誰家。
把得袈裟裹艸鞋，相逢只麼笑咍咍，孔門弟子還知否？曾向靈山及第來。
百億分身利有情，驢顋馬頷實難明。有時閙裏聊伸手，意在鈎頭不在星。
日用分明直似絃，不將佛法污心田。自言世上無仙客，老倒維摩得半邊。
不依本分要參禪，賣了山前祖父田。赤手出門無活計，好兒終不使爺錢。
敗壞多年笁箒椿，等閑拈起定宗綱。這些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郎。

題寄巢

巢穴通霄眼，塵勞無住心。經行及坐臥，萬古至于今。

題有餘齋

日月雙螢火，乾坤一鵲巢。大千沙界外，總在目前包。

源上座秉炬

住便住，行便行，出門步步清風生。寒不寒，熱不熱，烈焰堆中飛片雪。萬里迢迢恁麼來，靈山會上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源上座向甚處去？別別，大海乾枯，虛空迸裂。

欽首座秉炬

叢林老大欽首座，鐵石身心同達磨，三十餘年湖海間，佛祖玄關俱裂破。尋常開口不順人情，有時點胸更無兩箇，末後打箇翻身，未免紅爐煅過。且道煅過後如何？口似磉盤，佛也不做。

遹藏主入塔

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皮穿骨露，鼻孔遼天。直饒恁麼，更須知有末後句。遞藏主。末後句，再出頭來，隻手分付。
松源和尚語錄卷下(終)

No. 1377-D 塔銘

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陸　游　撰

松源禪師名崇嶽，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以卓犖不凡，處羣兒中未嘗嬉蕩。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玅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淛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禪師。
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師云：裂破。
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鄨！
師云：矢上加尖。
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
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
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復當自知。
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
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佛？不是物？
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
密庵又遷靈隱，遂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徙江陰之光孝・無為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三年，靈隱適虛席，僉曰：安得嶽公來乎？果被旨以畀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眾，師席為一時冠。

而師有栖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唱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瞥轉玄關，佛祖罔措。
跏趺而寂，實嘉定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
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敷，以師八會語錄來求銘於游。游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參。德遠每與游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嶒崒，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為臨濟正宗，應庵、密庵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　先佛正傳。　應庵父子，　以一口吞。
金圈栗蓬，　晚授松源。　松源初心，　論劫參禪。
於一咲中，　疾雷破山。　八坐道場，　眾如濤瀾。
金鏃脫手，　碎骨裂肝。　彼昏何知，　萬里鐵關。
後十大劫，　摧山湮川，　法力所持，　此塔巋然。

No. 1377-E 跋

臨濟十四世孫松源和尚語錄，板留靈隱鷲峰菴。至元年間，菴既回祿，板亦隨燼，衲子慕之而不可得。然少林的旨，東山正傳，微此錄不足以顯發當時之大機大用。由是募緣重刊，以壽後世，開學者之正見，掃邪說之肆行，豈少補哉！岩泰定三年二月初五日，金陵鳳臺法孫　比丘　清茂　謹書。

No. 1377-F 後序

曹谿的流東入日國二十餘派，出自松源者居其十，而天澤一支尤衍。松源之流毒吾國也，如此之多且久矣，然其語錄雙卷舊版湮滅，而副墨之子亦將為烏有焉。今時至於輓近陳爛之類，往往災木，此猶未免無焰之秦，豈容在宇下者而恬然坐視斯闕典耶？比與友人謀勸諭劂氏，以揭耿光於叔運之秋。雖然，師之道之行也，先天地而窮來際，則未必在於是錄刊與否矣。

元祿庚午六月中浣
　晚學師點薰沐書于法山度香橋寓舍

No. 1377-G

今茲應諸子請，將評唱松源禪師語錄也，就市索之。花園點老所刻舊本，最為精製，天明間遭災，為烏有焉。諸子生焚玉之嘆，遂相謀翻刻之，藏之寺門，以給眾所須。然此舉也，不期公于世而足以公于世矣。余嘉諸子勇義，附數語於其尾，不覺貽續貂之嘲。
　寬政辛酉春正月　　東浦山主　隱山　謹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